

GA302__青少年教育 给斯图加特华德福学校老师的八个讲座 1921

年 6 月 12-19 日

GA302__青少年教育 目录

第 1 讲 斯图加特 1921 年 6 月 12 日

教学应该对孩子产生持久影响。记忆的本质。情感、幽默、期待作为记忆的辅助。倾听、沉思—做事、活动。学校作为有机体。物质和灵性生活的和谐。课堂的保健效果。

第 2 讲 斯图加特，1921 年 6 月 13 日

心像、判断、结论，它们与头、腿、手臂、手和脚的关联；它们与以太身、星辰身和自我体的关联。头和四肢——它们与宇宙和地球的关系。遗传。物质/肉身与心和灵的关联。“宇宙”儿童和“大地”儿童。历史课。客观性。体育。教师的准备。

第 3 讲 斯图加特，1921 年 6 月 14 日

调整课程适应孩子的生命。清醒与睡眠期间对各种成分的影响。韵律司美、音乐、物理、历史。科目的互补效果。让课程结构

适应三元存在。实践活动与形成判断的能力。地理的实际方面。
历史中的时间元素。忽视睡眠的本质，我们生产出自动机器/
机器人。

第 4 讲 斯图加特，1921 年 6 月 15 日

学校作为有机体。物质/肉身与心和灵的关联。身体活动—脑力
活动。书写、阅读、听故事。在脑力工作中，物质有机体被显
著占据。盐沉积。兴趣的影响，无聊。优律司美和歌唱解放四
肢中的灵性。想象力丰富或贫瘠的孩子。教育干扰人的自由。
背诵。手工。

第 5 讲 斯图加特,1921 年 6 月 16 日

十四岁和十五岁期间发生的激烈变化。为建立与物质的关系而发生的内在斗争。女孩与男孩构造的差别及其在行为中的显现。情色。对美的体验。强化宗教/道德情感。青春期对女孩与男孩的差别对待。羞愧；幽默；理想；榜样。教育是为了导向对生命的理解。十年级课程大纲。

第 6 讲 斯图加特,1921 年 6 月 17 日

青春期教育要求老师有更深的基础和对世界的理解。目前教育系统的特征。对当今世界事件的兴趣是教育这个年龄段孩子的一项条件。青年运动。希腊人与不同年龄的关系和对其的理解。自然科学无法提供关于人与世界的真实图景。我们无法触及到年轻人的原因。希腊人对四元素的概念。

第 7 讲 斯图加特,1921 年 6 月 18 日

不同年龄群体之间人的关联。忽略微妙性导致人与人之间的沟壑。举例说明能够理解生命的自然知识——在植物、动物、人和宇宙的领域中。渗透着灵性科学的情感和感受作为理解青春期孩子的桥梁。

第 8 讲 斯图加特, 1921 年 6 月 19 日

十四岁和十五岁的理想主义倾向。自我选择的权威。判断。蛋白质。我们的科学和大学。

儿童的模仿——出生前活动的延续。对寻求真理的培养。九岁。美感的发展。爱—责任。与权威关系的改变。结束语。

导论

本书这一系列讲座，是在 1921 年 6 月斯图加特高中开始之际给出的，现在定名为《青少年教育》 (*Education for*

Adolescents), 就是之前所熟知的《补充课程》 (*Supplementary Course*)。这个名字非常清晰地表明, 这些讲座是《人的普遍智识》, (*The Foundations of Human Experience*)的扩展和延续, 即施泰纳在两年前三图加特华德福(小学)学校开始之际给老师们讲的内容。

透过这一系列讲座, 施泰纳倡导在小学和初中阶段, 在课程大纲和教学方法中兴趣的强化和全体教师的互动。在《补充课程》的讲座中我们反复地读到, 为了获得一幅有意义且真实的发育期和青春期的图景, 高中老师应该跟他们低年级和幼儿园的同事们一起着眼于儿童发展阶段中的共同兴趣。

因此，要对《补充课程》进行有意义的研究，必须以《人的普遍智识》为背景，并结合施泰纳在其他给教师的讲座中所提出的思想。

这些重叠的内容解释了在《补充课程》中对一些科目近乎格言式的对待方式³。《补充课程》呈现给高中老师的，并不是高中教育的系统架构，而是一幅渗透灵性科学的青春期年月的素描。

施泰纳指出这一时期——14 岁至 21 岁——是第三个七年阶段，而且他并没有像对待第二个七年阶段那么全面。他经常跨越几个阶段描述年轻人的发展，甚至常常把它（例如在第 7 讲中）

置于与宇宙的关联中。显然他希望指出变化、嬗变和两极性——至关重要，发生在这个阶段全部事件的不可思议的动态。因此，我们不应该把发育期和青春期视为一个隔离孤立的时期，而是看作一种转变的情况，生命的一种过渡状态，天堂已经失落还尚未再次获得的时期。我们也可以把这第三小七年阶段视为一条河流从童年此岸流向成年彼岸，感激它连接了前后的两个七年阶段。

1965年由英国索赛克斯华德福学校老师们翻译的《补充课程》是对学校运动的一项巨大服务。多次重印证明它广受欢迎，并且直到现在这个翻译版本依然有效。

现在，要有一个新的翻译版本有这样几个原因。其一，我们都已经看到华德福学校组织中意义深远的改变。另外，我们已经见证了在盎格鲁—撒克逊世界中华德福运动的迅速扩展。因为对鲁道夫·施泰纳理念不断增长的兴趣，很多以前未曾听说过人智学的人已经开始接触华德福学校。因此，必须考虑通过诸如《补充课程》这样的基础书籍来进行谨慎的介绍。

在这期间，以英语为母语的各国人士已经彻底研究了翻译人智学作品的事项。他们已经认真地思考了，在不失去施泰纳思想结构特定元素的情况下，用其他语言再创他的风格和惯用词汇。翻译实际上对英语读者来说听起来过于德语化——这个问题让理解变得复杂。

近些年来，尤其是关于高中的问题在讲英语的国家中变得愈发紧迫。在美国，有很多教育孩子到八年级的学校，已经存在超过二十年时间。并且现在它们当中有很多正在考量扩展、增加高中年级的可能性。

施泰纳对于高中给出的是更加一般性的指示导致一些人认为，这个教育阶段针对科目选择和教学方法上允许了更大的自由，对人的理解这一基础在这里没那么重要。当然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尤其是在人生历程中的这个时期，艺术化构建的课程必须与对于年轻人灵性起源的认知相一致。因为我们有且只有一些来自于施泰纳的指导，那么我们就被给予了令人敬畏的任务，即针对灵性有效性方面去检视我们的教学内容和方法。

近来几十年已经给青春期的本质，以及在应对这个年龄的方式上带来根本改变；这改变，不仅发生于年轻人自身，而且也发生于他们的环境。在这个时期，年轻人对他们的个体性变得有意识，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在这个前所未有的、困难的个体化过程中，有些事情发生：一种光一闪而过，隐约地意识到一些微妙的、初步体验到的问题：关乎一个人自身的命运和使命的问题。

我们能够在今天的青少年身上感知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二元性。一方面，他们显示出一种超乎寻常的觉察，一种深深的、有意识的对世界以及自身的责任感。另一方面，在通往他们个体化

任务、自我实现的道路上，也伴随着超乎寻常的陷阱和危险；这些可能将他们绊倒，使他们甚至失去脚下立足的大地。当今青少年的成长道路受到两方面诱惑的威胁，一些隐秘，一些则显而易见。这些深具威胁性的危险是敏锐、提升后的意识的成效吗？

至少，其中一点我们可以确定。当前和未来几代人在青春期阶段将尤其需要善解人意的成年人作为伙伴、作为朋友、作为给予帮助的老师。一位充满热情的老师，在年轻人生命的这个阶段中尝试理解他们的内心冲动，这将对他们发展出一种全新的爱。我相信，这种爱是年轻一代对老一代形成正向积极关系的条件，从而年轻人不再会从成人的世界中抽离，听命于这样的信条：即世界对他们提出了太多的要求，要他们去适应家、学校和环境。

今天的年轻人几乎很少准备好并且有意愿选择这条适应一切的道路。并且那些选择这条道路的人最终是出于一种挫败感才这么去做的。

在考虑我们的青少年的问题时,我们自己可能再次变成学生,有意愿去学习。这是华德福教育的基本条件之一。我们的学生只能从那些也选择学习之路的成人身上来学到东西。

《补充课程》给予我们原型过程的描述,这允许老师能够洞察人的生命历程中有趣的动态,洞察探寻自我的道路上神秘的化学反应。我格外感谢卡尔·霍夫曼(Carl Hoffmann),他随时愿意接受艰巨任务使得我们能够出版这一新译本。

汉斯-约阿希姆, 马特科 (*Hans-Joachim Matke*)

GA302__青少年教育第 1 讲 斯图加特，1921 年 6 月 12 日

亲爱的朋友们：

经过差不多两年华德福教育后，鉴于九月份另一个重要的班级即将开始，我们应该再次考量很多课程大纲的问题。然而，我会把这个问题留到明天。今天来看一下到目前为止我们的工作成果。从这样的回顾中会产生新的想法，从而进一步提升我们的教学。

为了避免对我今天所要谈到内容的误解，我可以先向你们保证，我已经注意到、并非常赞赏这两年中你们所取得的进步。你们教学的方法、各科目的呈现，已经可以说明：你们已经对自己的任务深得要领。你们已经以一种格外健康的方式，与这些任务的目标合而为一。

但是考量一些能够为我们的工作的积极发展提供基础的细节，这是我们理应做的事情。我相信在你们对工作的回顾中，所有人都会首先有这种感觉，即我们与孩子们的工作始终帮助我们改进教学方法。然而，有些东西或许是我们缺失的，可能伴随着某种程度上的痛楚。相对而言，将科目内容传达给孩子、让他们暂时理解我们

所教的内容，这比较容易。但是让这些科目内容在他们身上持续存留、使其成为他们整个存在的一部分，从而这内容能够伴其一生、从而让我们在教学上获得与在特别节日谈话时相同的结果，在这点上我们做得还不是很成功。

我们的教学必须是鲜活的。它必须超越孩子们已经获得的想法、图像、情感技能。我们必须给他们一些东西——取决于他们的气质和可能——能够持续进入到他们的成人生活。

如同任何生物的四肢在生长阶段会发育，会变得更大和更加复杂一样，我们给予孩子的想法、情感和技能也应该不是完全形塑的，而更应该是能够生长和发展的。我们必须明白，我们的教学不应是僵化、静止的，而是能够随着他们一起生长，随着他们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变化，从而在他们 30 岁或 40 岁时仍能够受益于他们 7、8 岁时所学到的东西，因为学习已经随着他们复杂四肢的发展而成长和发展，因为在某个合适的时间它也会放慢速度，等等。

我们的教学必须深刻地进入孩子的生命存在，这样它才能够随着他们继续发展，才能够保持鲜活或逐渐消退。这意味着孩子们将必须全盘吸收我们呈现给他们的一切，并将其变为他们自身的一部

分。意识到这一点，问题便是：我们如何能够做到这一点？答案会与我们通常所做出的假设大相径庭。

我亲爱的朋友们，我们需要做的是，尽一切努力从整体的观点去理解人——在我们现在谈论的情况中，指的就是孩子——是一个包含了身、心、灵的存在。这样的认识会允许我们在教授不同科目时理解孩子的内在过程，结果便是我们将学会调整我们的工作适应这些过程。因此，今天我们将专注于获得一幅应该如何教育教学的完整图景。

首先，我要提醒你们注意目前有很多关于人的错误的观点。尤其是老师们深信我们教授的内容和方法，如果透过视觉感知或故事或活动，将增加孩子们的技能、想法和概念，会强化他们的情感，并且这种增加和强化将持续孩子们的一生。但事实并非如此。让我们举例说明。我们给了孩子们某个想法和心像（心理图像，**mental image**），在一节历史课、文学史、数学或地理课中，假定他们可以将其保留为持久的财产。人们通常假设，这样的概念会沉入心之较低区域，进入潜意识或无意识领域中，而且它们以某种方式保留在那里，每当某种情况出现就被召唤出来。他们说这就是记忆的作用。

但是这种假设并不是真的。我们为孩子们创造的这些想法、心像，他们会与我们一起阐述和发展它们，但当孩子在课后忙于其他事情时就立刻改变了。一个概念绝不可能以它原有的形态漂浮于无意识中，等着被随机唤起。情况当然不是这样的。我们给孩子创造的想法和概念，当孩子们不再思考它们时，就不再存在于任何地方了。它们不是四处漂浮；它们不再存在了。孩子后来再次回忆起的过程与一般假设的情况，即认为想法和概念是从无意识中被唤起，是完全不同的。

不仅可以把回忆和感知所发生的过程相比较；在某个方面，可以认为它们是完全相同的。当我们感知某物，就孩子的情况来说，当我们导引他们的心魂活动去到某个外在客体、让他们发展出一个想法或概念，这活动肯定是孩子们自己的；他们全神贯注，正与这个想法或概念工作着。我们称这个过程为感知(perception)。

当孩子记忆某事物时，也涉及到同样的过程，但是现在它被导向内在。有些事情发生在孩子的内在。孩子们用感知外部客体相同的方式，与之工作并发展。当原有的感知心像不再直接存在，这个内在过程继续着，这是极度复杂的。很难用具体的例子去描述出，心像为了能够作为记忆浮现，如何准备与人再次连接——从而心像

会再次被感知，这次是作为一个内在事件。但是当我们记忆时，我们真的用感知外在客体的相同方式来感知内在事件。

对于这些过程的精确认知，其实并非那么重要。我们需要觉察到一些别的事情。我们需要知道，心像和想法的持续效果，后来会在记忆中浮现，实际上是发生在我们的情感领域中。正是我们的情感生命——伴随着它的喜悦、痛苦、快乐、烦恼、紧张与放——才是这些我们在后期能够回忆起的、具有持久品质的思想和心像的实际载体。我们的心像变为情感的搅动，我们后来所感知到的、并且使我们能够记忆的，正是这些情感的搅动。

对于我们而言理解这个过程至关重要，因为在教育中我们必须格外留意它。如果按照今天大多数老师们的信念，我们只是呈现给孩子一些东西去看、去用感官精准感知，那么我们就没有给予他们任何会帮助他们在以后的生命中记住的事物。然而，如果我们能在话语中融入情感、如果我们带着温暖去教学、如果我们给课程增添趣味，让孩子有可能体验到相应的情绪、如果我们让他们微笑或感到难过、如果我们努力超越单纯智性方面达到情感生命，那么孩子的记忆将被大大加强。

对于这种方法的重要性，我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当然，它也更加困难。它需要心智（mind）非常在当下。单纯智性指导与希望激发孩子情感、使其与某一科目产生内在连接的教学相比，要简单得多。在教学中，我们不需拘泥于此一种方法，不必总是要与所教科目直接产生情感连接。我们也可以引用别的东西来激发情感。重要的是，孩子的情感在课堂中是有所参与的。这样情感的搅动会辅助记忆。我们一定不要忽略了这一事实。即便在最枯燥的科目中，例如物理或几何，我们也应该尽量诉诸于孩子的情感。例如，如果我们打断思考过程并且问一个孩子：“如果你要做这件事，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我们给课程增添了情感。我们加入张力、期待和放松，这些都会渗透思考过程，并且带来益处。

永远不要低估未知或一知半解的效果。这类情感的影响极其重要。如果快下课前我们说：“明天我们要做这个……”——孩子们不需要知道任何关于“这个”的内容；这依然会引起他们的期待和好奇。例如，如果我在教三角形之前先教了正方形的属性，我总结这节课时说：

“明天我们要学习三角形”——孩子们对于三角形还一无所知，但正是这个事实产生了某种张力、对于要学内容的期待、盼望明天的课程。这样的效果会延续一整天。我们为了帮助孩子们努力将细

节融入整体，应该善用这种未知或一知半解。我们一定不要忽视这些事情。

随着我们习惯于这种工作方法，一方面，我们会以相当基础的方式将教学与教育相连接；另一方面，感受到我们需要让自己更加熟悉人的本质，孩子的本质。然后，因为出于人智学的知识，我们沉思这本质、这关于人的智慧，会有更多的东西变得清晰，并带来更多的教学技能。

发展出这样的智慧和教学技能将越来越具重要性。这将允许科目内容与孩子融为一体，变成他们自己的财富。这里我们做得尚不足够。

基本上，我们的课程包括两个相互作用的部分。我们指导、勉励孩子们去参与、使用他们的技能、使身体活跃起来。例如在韵律司美、音乐、体育，甚至书写或算术的机械过程中——我们尝试引起他们的活动。我们课程的另一部分与沉思相关。这里我们让孩子们去思考、考虑我们告诉他们的事情。

尽管这两个方面一直相互作用，但是在根本上它们是不同的。沉思性科目的老师，例如历史老师，应该在多大程度上归功于更多

在技巧、能力方面工作的同事，这一点通常都没有得到赞赏。单一专注于沉思导致孩子迟缓、平庸的成人生活，产生无聊的倾向。他们的人生观肤浅，不倾向仔细地观察，不会留意他们周围的事物。受训于以沉思为主导的孩子们会成为麻木、迷茫的成人。作为沉思性科目的老师，我们真的要大大归功于那些手工、音乐和优律司美老师。我们甚至可以说，历史老师实际上是依赖音乐或歌唱老师为生，反之亦然，歌唱和音乐老师依赖历史等科目中的沉思性元素而活。

在需要导引孩子的注意力去到一些具有沉思性本质事物的情况下，当他们坐在椅子上专注地听故事，或者专注于需要他们判断力的事情上——无论我们多么努力地想要让他们自己思考，如果他们只是坐着听的话，这也仅是一种“清醒的睡眠活动”而已，如果我可以使用这个悖论说法的话。在某种意义上，孩子们出离于身体之外、与心和灵在一起，只是这种分离没有像睡眠时那么彻底，因此身体的参与仍在继续。实际上，尤其是在沉思的课堂中，我们能够观察到存在于睡眠中的相同现象，即一种上升的有机活动。在只是坐着听故事的孩子身上，当新陈代谢过程上升至大脑，就唤起与发生在睡眠中同样的有机过程。让孩子坐着、听讲，我们在他们内在、有机体中所引发的就是一种微妙的、像睡眠一样的活动。

人们通常都认为睡眠有助于强化和补充有机体。睡醒后头痛就可以说明这个观点不尽正确。我们必须厘清这个事实，有机体中不健康的部分被上方器官的清醒活动所阻止，所以它们无法上升。但是在睡眠中，它们能够上升。我们坚持让孩子听讲、思考和沉思，就会持续引发这种有机体中有问题的部分的上升。另一方面，当我们教孩子们优律司美，当我们让他们唱歌或演奏乐器，当我们使他们参与身体活动，例如在做手工和体操时，甚至是当我们让他们写东西时——当他们实际上在做事情时，因此而激发的有机过程则是一种清醒活动的强化。

即便没留意到这种效果，唱歌和优律司美也是保健性的，甚至是疗愈性的活动。这一点不可否认。我们越少用外行的医疗方式来做，越多地只是出于我们健康的、富于想象的生命观念去做，这种保健、疗愈活动可能会越健康。

老师们认识到他们需要作为伙伴携手合作，这仍然是件好事。孩子们体液的健康上升归功于——主要是在像历史这样的沉思课堂中——前一天的唱歌或优律司美课。只有从这样一种对教育的综合全面概览中我们方能获益，如果有问题产生，这将鼓励我们与同

事们合作。我们会发现我们可以给彼此建议，例如，如果作为一位历史老师，我可以与音乐老师讨论一个孩子。

如果这种磋商以一种说教、例行公事的方式发生，那么即便有效果，也是微乎其微。从这种综合全面的概览来看，只有当我们感受到与同事讨论这一问题的紧迫性，才会达成正向积极的结果。当物理老师注意到一个问题，把它交由歌唱老师，在歌唱课上采取了合适的步骤后，这个问题得以缓解或解决，只有这样我们才会感到信服。歌唱老师将比物理老师更加知道要做什么，而且会对关注到这个问题的老师心怀感激。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作为老师，我们才能建立起有成果的合作。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才能够考虑到人的整体性。其余的自然会水到渠成，一件事接着一件事发展出来。

更加灵活的教育还会带来我们不可或缺的幽默。我们需要幽默，不仅为了在恰当的时刻，我们通过思考未知的或一知半解的，引发紧张与放松，作为记忆的辅助，还有别的事情我们也需要幽默。随着我们愈加灵活地教学，随着我们习惯于思考整个人，而非仅仅是科目内容，我们将适时学会拓展课程的某些方面。这种全方位对科目的拓宽又是极其重要的，尤其是当它发生在我即将谈及的这个方

向时。

想想一节物理课。我们当然不赞成在教室中有设备或者有条不紊地规划着实验。这样的方法可以采用，甚至可以是聪明的。据宣称这样的方法被证明有效，大量成果都是因它取得的。然而这种成效是短期的，我们不能只是关注短期效果。我们想要做的是给孩子提供一些让他们能够受益终生的东西。要想成功达成这个意愿，我们就要持续不断地拓展概念。当然，我们必须教授光学和水力学。但是我们必须学会随时准备，在适当的时机，将课程的某些方面与生活中的其他事情关联起来。

让我来给你们举个例子。在特定机会下，我们可以自然而然地提及天气、气候条件、地球另一边一个遥远国家所发生的现象，因此学生们意识到世界各地都存在关联。然后他们将经验到从一个现象被引导至另一个现象的感觉；从中产生的紧张和放松将允许他们与这个主题产生共鸣，并与之共同成长，最终使之成为自己的一部分。

我们能够建立的最重要的连接就是与人的连接。我们永远不要错过任何一个可以创建这种关联的机会。每一个情况，例如在讨

论动物、植物或者温暖现象时，每个情况都呈现出与人连接的机会，又不忽略科目、不把学生们带偏。当我们谈论温暖现象时，到底是什么东西阻碍我们，不去谈及发烧呢？当我们谈论物理中的弹力球时，到底是什么东西阻碍我们，不去谈及呕吐现象，这一类似于弹性球排斥的过程？反之亦然，在谈及人类有机体反射的课堂上，到底是什么东西阻碍我们，不去谈及简单的弹桂球排斥现象，诸如此类的问题呢？

凡此种种与生命的普遍连接在低年级便可建立起来，从而能够逐渐让孩子们习惯于将人看作是全世界现象的总和。如果我们把人以外的事物当作自然现象去教授的话，它们总是倾向于被遗忘。相反，当我们将这些现象与人关联起来、当我们在人身上考虑相对应的现象时，我们将注意到另一种倾向：摒除任何情感去看待一些与人相关的东西是绝无可能的。我们无法在不引发孩子情感的情况下，描述耳朵或者心脏的功能。透过将外在世界与人相关技，我们就总是在激发孩子们的情感——而这是如此的重要。

因此，在那些探讨客观世界的科目中形成这样的连接是如此重要，这些科目通常都被教授得“很客观”，仿佛与人没有任何关系似的。我们应该一直尝试找到这种关联，而且实际上，最客观的科

目反倒是最容易让我们做到这点，因为全部世界都可以在人的内在被找到。

此外，我们拥有辅助孩子记忆的方法。我们可以相当确定，孩子们很快就会忘记物理课死记硬背的事实。他们无法与这些事实产生共鸣；也无法把它们变成内在财富。但是一旦我们将这些事实与人联系起来，展示出对人来说发生了什么，这些事实将留存下来，将变成孩子们自身体验的一部分。对人所做的关于人的解释，将变成人自己的财富。一方面，我们必须要避免抽象；另一方面，还有施莱格尔 (Schlegel) 所指的“粗糙—材料—具体” (“crude-material-concrete”)。这两者都应该避免，尤其是在我们的课堂和教育中。

让我再给你们举个例子。最近我观察了八年级的一节喜剧和悲剧课。相对来说，要想到一些关于诙谐、幽默、悲剧、美丽等等的相当具有说服力的定义，是比较容易的。这些都可以在当代文学作品中找到。但是即便不是全部，也有大部分定义都是抽象的，无法允许鲜活的心像产生。事实上所发生的情况是，我们所经验的悲剧、伤感事件影响我们的新陈代谢过程，使其减缓。实际上，我们对悲剧的体验与身体过程紧密相关，仿佛我们胃里的食物无法消化、

无法进入肠道一样。

一次深度悲伤的经验确实具有硬化我们新陈代谢的影响，即便这些过程很微妙。实际上，如果你碰巧不开心、悲伤或沮丧，那你就是在跟自己的消化过不去。这体验与一个人吃下的食物在胃里依然保持一团的感觉别无两样，这是个粗糙的材料但在本质上是可类比的现象。

在健康的消化中，食物自然地经过胃进入肠道，由绒毛吸收，进入血液，然后渗透横膈膜，从而能够在上部有机体中分布。从本质上去理解的话，这一身体过程与笑的作用一样，笑的时候我们人为地引发横膈膜的振动。笑是一个使我们有机健康的过程；它的效果类似于一种健康、未受干扰的消化。

这样的知识会允许我们将幽默的内容与消化过程产生关系。我们正学着用古希腊人的方式去思考，正开始理解希腊人的疑病症、腹部硬化的概念。一种客观观察会确认这种连接。朝向上方有机体生活，使横膈膜产生运动，被一种健康消化刺激，并且传递向外部世界——这个身体过程，实际上，确实为幽默的、快乐的心情与物质身提供了一种连接。通过避免诸如“幽默允许我们从一种情况中

上升出来”这样抽象的解释，我们会成功地建立起抽象与具体的交汇。我们建立了一个整体。我们为孩子们，展示出如何在他们的心智中，将灵和心与物质、肉身组合在一起。我们抑制了绝对有害的现代观点，即持续教授人的文化的方面——心与灵——完全不把它们与身体相关联，反之亦然，在钟摆的另一端，用粗糙的物质主义方式来谈论身体。分开来看，哪个方法都不真实；因为这些想法相互作用，流入彼此。

我们理应不把幽默和悲剧跟抽象概念、而是跟横膈膜相结合，从而唤起完整、全面的想法和图像。一种可能的反对意见是，这么做或许会鼓励一种唯物主义世界观。当然并非如此。恰恰正是通过展示灵与心如何存在于身体中，我们才能让人们看到整个物质世界的存在都归功于心与灵。一旦我们能够想象——当某人正在笑，当某人经历心与灵中的笑声——这个事件与横膈膜有关联，我们也将逐渐理解在雨、雷和闪电中，灵与心具有影响的想法。通过将一切与人产生关系，我们被引领形成这样的认识。

把一切与人关联时，重要的是不要过于沉溺于以自我为中心因为过多或排他的自我利益、自我中心将导致沉思的利己主义。另一方面，如果在沉思性的课程中，我们将一切与人相关联——只是通

过让一个人把自己看作是由身、心和灵组成——我们便在人身上产生一种倾向，它为一个人在从事身体活动时于内在深处提供裁好的工作基础。如果我们的课程允许沉思的、思考的元素与人形成关联，我们将通过历史、地理、物理教育我们的学生变成歌唱家、变成真正具有音乐性的人。我们让学生思考他们自己在身体方面想要什么，用这样的方式影响他们，我们就在他们身上产生出一些我们真的应该持续创造的东西。

为了能够达成这样的创造，我们必须获得一定的概念。正如你们熟知，不需要再次进食，而一直保持饱足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无法喂饱一个人然后说：“这就够了，你不需要再感到饥饿了！”鲜活的过程是在节奏中进行的。这个真理适用于音乐和生命中的一切。一个人必须在节奏交替中生存，从而一个人“被引领回到自身”会经受最强烈的紧张，然后轮到放松。我们教给学生们的关于胃、肺和肝的概念会在他们身上产生一种倾向，它会再次在歌唱中被抵消，就像饥饿与进食交替的方式，一种有节奏的过程。只有节奏能维持生命。对沉思性课程的正确处理将产生相应体现在其他科目中的能力。

如果不是仅仅列举凯撒大帝的行为、成功和失败，我们也能同

时给孩子们一些关于这个人的想象图景，如同一个历史场景一样刻画它，从而孩子们感到有必要在他们的想象中有一种对他的朦胧图景，看到他走路，在他们的头脑中跟随他的行走——如果他们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想象凯撒大帝，即他们不是仅仅复制了画中的图像，而是在他们的头脑中真实地塑造了它，并且如果他们接着进行一节手工课，你可以绝对肯定，相比头脑中没有凯撒大帝的情况，他们会织得更好。

这样的关联如同饥饿和饱足之间的关联一样神秘。忽略这样的关联会产生不同的结果。

例如，如果我们教课一个小时而不去激发孩子们的想象，他们的胃将充满酸，会具有过度的胃蛋白酶。这在一节沉思的课堂中无法避免。然而，这不仅是酸化胃中食物的问题；也存在一种灵性维度。所有的物质同时也是灵。当孩子们正在唱歌，胃蛋白酶的作用是他们身上产生一种内在痒刺感，他们应该在唱歌的时候感受到。如果胃蛋白酶一直卡在胃的褶皱中，这种痒刺感就不能发生。并且如果一个人只是讲话，不激发想象的话，胃蛋白酶确实就一直保持在那里。当想象被激发，胃蛋白酶被扰动至全身，结果就是歌唱老师将面对一群器官被这种痒刺感、这种泡腾感所渗透的孩子们。没有这样的体——尤其是在言语器官中——孩子们会了无生气、懒惰，并且唱起歌来毫无热情。

我告诉你们这些事情，从而你们能够体会到考虑学校有机体的整体性、将它看待为一个单位的重要性。干涉不相关的事情，就没有帮助。当然，每个老师必须感到可以自由地去做他或她认为最好的事情。但是一个人通过研究孩子的本质以及通过诉诸于他们的想象，将逐渐获得必要的技能。孩子们渴望这种关注，需要它。并且老师也将从关注教育的这个方面中受益匪浅。

当然，对人的本质所具有的鲜活兴趣是这种努力获得成功的

条件。这样的兴趣是可以发展出来的，并且人智学会为你提供你所需要的全部线索。我特别向你们推荐的是——从一个直接的教学/指导的角度——当你们发展自己的概念时，你们要避免陷入抽象。相反你们应当努力从有机体的方面去理解人。

你们必须真正变成某个特定领域的先驱者，必须告诉自己：

“当今我们一方面有抽象科学——历史、地理，甚至物理等等。它们以最抽象的方式被实践。人们获得概念。另一方面，我们有关于人的科学——解剖学、生理学——通过它们我们了解人，仿佛这些器官是由皮革切割而成并被再次组合起来一样。”真的，仿佛从皮革切割出来的一样，因为由我们的解剖学家所呈现出的对鲜活器官的描述，与切割出来的皮革碎片之间真的没有任何区别。人不是作为一个整体被描述的。灵是被忽略的。

然而，你可以是先驱者。既使用抽象概念、当今传播的无生命的概念，也使用粗糙的唯物主义方法，由此你可以为教育做出积极的贡献。这两者你都可以教授，但只是为了交织它们，用一种鲜活的方式将它们整合。你可以用这样一种方式教历史——能够给解剖学带来生气的方式，这样一种方式教解剖学——为了给历史带来生命。肝脏的功能可以是，例如，给予你们一个看待后埃及文化史的

观点，因为这种细致微妙，所呈现的这种特殊的微妙之处，这种必须遍布埃及历史后期的（这样说吧）香气，一个人可以在对有机体中肝脏功能的沉思中获得。效果是一样的。

通过以这样的方式将科目交织在一起，你将不仅为人文学科赋予文化意义上有趣的东西；你也会满足教育上的需求，通过把所谓的物质的——其根本不会仅以物质本身存在，以及抽象的灵性的——同样的仅以此名也不具意义，把这两者相融合。因此你可以以这样的方式进入教室，即你的话语具有分量，与此同时，获得翅膀。你不会用只是会飞走的话语折磨孩子，也不会教给他们会压垮他们的技巧和能力。

GA302__青少年教育 第2讲 斯图加特，1921年6月13日

在昨天的介绍中，我想说明教师对人的理解、对学校作为一个有机单位的理解的重要性。其他所有一切实际上都依赖于这一理解。今天我会谈及几个事情，然后可以更进一步拓展。

如果我们想具备一个关于人的正确图景，重要的是我们得去除自己现代科学世界观中的所有偏见。当今大部分人——即便那些非唯物主义者也确信逻辑思考的过程是由心，一个内在有机体来执行的，大脑作为一种机制被用来执行这些过程。他们说，所有的逻辑功能和过程都是在脑部的。然后他们就试图用三个阶段来解释这些过程-----心像的形成、判断、和结论。

我们必须在课程中运用这些过程，我们必须教授并且练习这些过程，是这样的，不是吗？

我们如此受限于这种思考方式，认为所有逻辑都是头脑的功能，以至于我们看不到逻辑真正的本质。当我们将人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事物的真相上，他们要求看证据。然而证据存在于不带偏见的观察，存在于去发现人的逻辑的发展。这三个阶段心像、判断、结——头

脑只参与其中第一个阶段。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一点，头只与心像、想法的形成有关，与判断或结论无关。

你可能会反驳说，灵性科学逐渐摒弃头脑，减少其功能。但这在其最深奥意义上是符合真相的。在我们出生与死亡之间的生命期间，头真的没有为我们做那么多。确实，从它的外观、它的物质形态来说，它当然是我们身体最完美的部分。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是我们死后与再生之间的灵性有机体的一个副本。就好像它是一个封印，一个我们出生前、受孕前的样子的印记。曾是灵与心的一切，都把自己印记在头上，因此它代表我们出生以前的生命图景。

其实除了物质身，只有以太身在头当中完全活跃。星辰身和自我体充满了头，但它们仅仅反射出它们在头当中的活动；它们为了自身而活跃，头仅仅反射出这些。于头的形状，我们具有一个超感官世界的图景。去年的演讲中，当我让你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其实是把头作为特殊实体在我们身体的顶端托着它，我想说明的也是一样的。我把身体比喻为一个车厢或马，头比喻为乘客或骑手。头实际上是与外部世界分离的。它像一个寄生虫坐在身体上。它的行为甚至也像个寄生虫。我们真的必须远离赋予了头过多重要性的唯物主义观点。我们需要头作为一个反射器具，仅此而已。我们必

须学会把头看作我们出生以前的灵与心之有机体的一个图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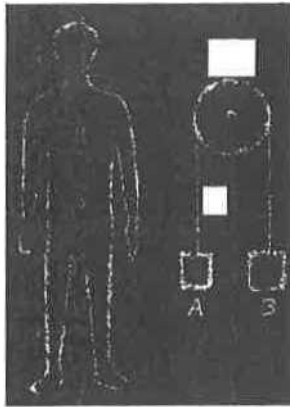
心像与想法的形成的确与头有关。但判断不是。判断实际上与手臂和手相关。这是真的——我们用我们的手臂和手判断。我们在头当中形成心像和想法，但导向判断的过程是由手臂和手的机制执行的。判断的心像，作为它的反射，确实发生在头脑里。

你对这种区别可以发展出感觉，然后认识到它重要的教学真相。你可以告诉自己，我们中部的有机体的任务是媒介感觉的世界。韵律有机体主要是情感媒介的基础。你会认同，判断与感觉深切相关，即便是判断最抽象的部分。当我们说：“卡尔是个好孩子，”这是一个判断，我们有确认的感觉。确认或否认的感觉——任何表达谓语和主语之间关系的感受——实际上在判断中起主要作用。只是因为我们的判断已经强烈锚定在我们的潜意识中，我们对于感觉参与到判断中没有觉察。

由于我们判断，有一个我们作为人必须理解的现象。手臂，尽管与韵律有机体处于和谐中，同时却也是自由于它的。在韵律有机体与手臂的自由有机体的身体连接中，我们能看到一个物质的、感官可感知的表现，表现了感觉与判断之间的关联。

考虑到结论及结论的得出时，我们必须了解与双腿双脚的关联。我们的现代心理学家当然会认为这样的想法很荒谬：不是头得出结论，而是腿和脚。但真相就是如此。我们作为人，如果没有朝向腿和脚，我们永远也到达不了结论。这意味着我们用以太身形成想法和心像，由头部有机体支持；我们用星辰身做出判断——以一种基本的、原始的方式，由我们的手臂和手支持；我们在腿和脚上得出结论——因为我们用我们的自我体得出结论，而自我体，自我，由腿和脚支持⁷。

那么你可以看到，人的全部都参与在逻辑中。理解这种参与是很重要的。我们传统的科学家和心理学家对人的本质了解得很少，因为他们不知道在逻辑过程中，整体的人被运用其中。他们相信只有头参与其中。我们现在必须理解，人作为一个腿和脚的存在，被放置在地球上的方式——这是一种与人的头的存在很不同的方式。我们可以用一幅画来说明这个差异。



通过想象人的轮廓，我们也许得出以下概念。在我们这个案例中，让我们假设上图中的人在用手提起一千克的重物。这个物体被用手提起。现在我们忽略这个人，而是把物体（A）系在绳子上，绳子穿过一个滑轮，另一端（B）系上另一个一样重或者更重的物体。如果 B 刚巧更重，它就会把原来的重物（A）拉上去。这里我们建造了一个机械装置，它所实现的与手和手臂相同。我可以用一个机械装置取代手和手臂——结果相同。我展开我的意志，这样做时，我完成了一些能够由某个机械装置同样做到的事情，如上图所示。

在这个图当中你能够看到所发生的是相当客观的。我的意志的运用没有改变外在的图景。通过我的意志，我被全然的置于客观世界。我将自己给予客观世界；展开我的意志，我不再区分自己和它。

在我迈出几步，或者用我的腿做别的什么事情时，我所展示的内容能够尤其清晰地被观察到。在使用我的腿和脚时，意志所完成的是一个相当客观的过程，是在外部的世界所发生的。从外面看，机械过程和我自己个人意志的努力没有区别。我的意志所做的只是指引事件的过程。当我运用与我的腿和脚相关的功能时，情况尤其如此。**我那时实际在自己之外，我随着客观世界一起流动，我成为它的一部分。**

我们却不能这样说头。头的功能把我和世界撕扯开。我称为看和听的，最终导致想法和心像形成的，无法以这样客观的方式将自己给予外部的世界。我的头不是那个世界的一部分；它是地球上的一个外来体，一个我降落地球之前的样子的复本。

头和腿是极端对立的，在它们之间，在中心——因为那里意志已经很活跃，但与情感协同，在它们之间，我们有手臂和手的组织。我请你们记住人的这个图——通过头，就好像从地球分离，把头作为一个见证者从灵性世界带来，是人属于灵性世界的证据。一个人通过让意志器官和情感适应外界法则，适应环境和制度，把自己给予物质世界。在外部事件与意志的实现之间没有明显的界限。但是在外部事件与通过头媒介给我们的想法和心像之间总是存在明显

的界限。

这个区别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人。在胚胎中，头首先发展。认为它仅仅是遗传来的，那是一派胡言。它的球状告诉你它确实是宇宙的一个复本，宇宙力量活跃其中。我们所继承来的进入了我们手臂和双腿的有机体。在那些地方我们是父母的孩子。它们把我们与地球力量联系在一起。但是我们的头与地球的力量没有接触，甚至与受精也没有接触。头是由宇宙来组织的。任何遗传上的相似是因为头是在其他有机体的帮助下发展的，由受到其他有机体影响的血液所滋养。但是，是宇宙给予头形状，令其独立独特。总之，宇宙的工作——由于与头关联——能够在那些属于神经感觉有机体的事物中看到。我们从宇宙带来我们的神经感觉有机体，允许它将自己传递给其他有机体。

这个知识很重要，因为它帮助我们避免附和这样的无稽之谈：我们越是灵性的，我们越忽略物质；也帮助我们避免抽象地谈论灵与心。当我们学会看到物质/肉身与心和灵之间的连接，当我们理解我们的头是宇宙的产物，是由宇宙组织的，令我们成为宇宙的一部分，我们就成为真正灵性的。我们双腿的有机体是遗传获得的；在那里我们是父母和祖父母的后代。

这个知识，是真实的，会影响我们的情感，而所有当下的概念——无论是关于灵性的或是物质的——都是抽象的，与现实完全没有关联。令我们冰冷，无法搅动我们的情感。因此我想让你们将这样一个事实带入你们的心，去深思，去发展你们的教育工作：人被当做一个物质的/肉身的存在或是一个灵与心的存在，其实没有差别。一旦我们学会以正确的方式观察灵与心，我们就会把它们看作是创造元素，从那里流淌出物质/肉身。我们应该在它们的创造活动中辨认出灵与心。而且如果作为艺术家，我们以恰当的方式考虑这一活动，我们就会逐渐完全看不到物质，因为它自己本身变成了灵。物质/肉身在我们正确的想象里转化为灵。

当一个人坚定地站在灵性科学，人智学的基础上，这个人是唯物主义者还是唯心主义者就不再重要了。真的无关紧要。唯物主义造成的危害不是对物质现象的研究。如果这种研究能够彻底地进行，现象就会转化为灵，与此同时，所有的唯物主义概念就会被当成谬论。造成的危害是，当我们不去完成思考过程，当我们没有足够专注在感觉所感知到的，因此而产生的意志薄弱。我们因此看不到现实。如果我们把对物质世界的思考追索到底，我们就会得到这个图景，这个灵性概念。

至于灵与心，只要我们在考虑它们的时候进入它们的实相，它们就不会仍然是现代科学给我们的抽象概念，而是会呈现出形态，会变得可见。抽象的理解变成一种艺术体验，最终结果是我们把灵与心看作物质、可触碰的实相。

一个人是唯物主义者或唯心主义者，如若思考过程是完全的，两种视角会导向同样的结果。同样的，唯心主义的问题并不是灵性，而是这种不完全的思考过程，很容易把唯心主义者变成一个傻瓜，一个含糊的神秘主义者，一个造成困惑的人，一个只能模糊地对付现实的人。

你们还有另一个必要而且重要的任务。要具有对儿童本质的健全理解，你们必须发展出能够区分具有突出宇宙有机体的孩子和具有突出地球/物质有机体的孩子的眼光。前者会有个以可塑方式形成的头，后者有一个以可塑方式构成的躯干，尤其是四肢。

现在重要的是为每一种孩子找到合适的对待方式。在更加地球的孩子身上，遗传的力量起主要作用；它们以一种超常强烈的方式渗透整个新陈代谢四肢系统。即使孩子好像不是抑郁质，尽管如此，

也会有微妙的抑郁伴随着他明显的气质类型。这是因为孩子的土的本质，孩子的存在中的“土性”。

当我们注意到孩子的这个特性，我们应该好好地尝试让他/她对从小调氛围过渡到大调氛围的音乐感兴趣，从小调的抑郁格调到大调。地球的孩子尤其可以通过音乐和优律司美所要求的运动来灵性化。一个具有明显多血质气质类型和精微的抑郁质特征的孩子可以很容易从绘画中获得帮助。而且即便是这样的孩子好像只有一点点音乐或优律司美的天赋，我们还是应该尽最大努力去发展必定存在的这方面的气质。

具有明显突出的头部有机体的孩子会受益于诸如历史、地理、和文学史这样的科目。但是必须要谨慎的是不要停留在沉思元素中，而是像我昨天在讲别的内容时指出的，要唤起情绪、情感、紧张、好奇，这一切又再被放松、满足等等。

此外，这是一个习惯性地看到灵与身之间的和谐的问题。古希腊人具有这样的知识，但是却丢失了。他们总是在一件艺术品对人的影响中真实地看到些什么，然后他们也将其应用到物质中。他们用和谈论一件艺术品、谈论教育的影响同样的方式，谈及疾病中的

危机、谈及净化。希腊人观察到昨天描述的过程：去重新发现它们，去学习在我们的思考中把心与灵同物质/肉身结合起来，就取决于我们了。

因而为了带有强烈个人特色来教历史，我们运用自己所有的气质能量是很重要的。客观性是孩子可以在以后的生命里发展的。当我们给他们讲述布鲁特斯(Brutus)和凯撒(Caesar)时，如果为客观性担心，而放弃了表达我们在生动地展示他们的差异、他们的两极时所产生的情感——这会是很糟糕的教学。作为老师，我们必须投入进来。我们不需要变得激昂，不需要吼叫、愤怒，但在特性描述中我们确实需要至少表现出对凯撒和布鲁特斯的融合感或离斥感的精细微妙的差别。孩子们必须被激励着参与进来。

历史、地理、地质学等等，必须要带着真情实感去教。后面这个科目尤其有趣——深切地去感受地下的岩石。歌德关于花岗岩的文章于此有巨大帮助。我向你们强烈推荐。带着情感去阅读，为了看到一个人可以怎样人姓地——并非仅仅在思考中，而是在他的整个存在中——与原始父亲、古老神圣的花岗岩建立关联。当然，这个方法然后必须拓展到其他科目上。

如果我们在自己身上培养出这些回应，我们也应该有可能让孩子体验并参与其中。这自然是一种更困难的方法，因为它需要更大的努力。但是我们的教学会是鲜活的，一个有生命的体验。相信我，我们通过情感所媒介给孩子的一切都会让他们的内在生命成长，而由单纯的想法和思想构成的教育是缺乏生命的，是死的。想法和思想不过是镜像。通过它们我们只是把注意力放在了头上，头的价值在于它与过去连接、在于它在灵性世界的时期。我们给予孩子通过我们强烈的情感而鲜活起来的图景和想法时，我们就连接了于大地有意义的东西，连接了蕴含在血液中的元素。

我举个例子。对于没有空气的空间里那不利的、破坏的力量发展出恰当的感受于我们来说是绝对必要的。我们越是生动地展现这一点——在空气被抽出之后——我们越是可以戏剧性地描述这可怕的、没有空气的空间，我们可以获得的越多。以前人们把它叫做“恐怖真空” (*horror vacui*)。他们体验到从中流淌出的恐惧；他们的语言涵盖了它，而我们必须学会再次去发现这种情感。我们必须学会看到一个真空的地方与一个干瘦的人之间的关联。莎士比亚在《裘力斯·凯撒》 (*Julius Caesar*) 中指出了这一点：

我要那些身体长得胖胖的、头发梳得光光的、夜里睡得好好的人，在我的左右：

那个凯歇斯有一张消瘦憔悴的脸；他用心思太多：这种人是危险的。

我们信任的是体格健硕的人，而不是具有冰冷智力的消瘦、皮包骨头的秃头的人。我们必须感受到消瘦的人或者一只蜘蛛与真空空间的关联。那么我们应该能够通过无法估量的事物，把必须是人完整的一部分的宇宙情感传递给孩子。

再三地强调，说到教育，我们必须强调人的整体与客观世界连接的必要性，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一种健康元素也带给教育中那些被唯物主义思考所危害的方面。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不能像赫尔·阿布德(Herr Abderhalden)那样直言不讳——他受邀观看了一场优律司美演出后，在演出的介绍中，我也提到了体育的保健以及其他方面——说到：“作为一个生理学家，我看不到在体育中有任何符合生理学的地方。相反，在我看来，体育是我们能想象得到的最有害的活动；它没有任何的教育价值。它是残暴粗野的。”

我们担不起如此直截了当。我们会从各个方面被攻击，就像今

天所发生的。是这样的，不是吗，当你真正去思考它，体育的所有锻炼和活动，都变成了偶像、盲目崇拜，在其中最糟糕的唯物主义概念被应用于物质身——它们也许专注在强壮的物质、起物质、或次物质的系统；它也许是瑞典方法或者德国方法。这些系统和方法的共同之处是秉持着人仅仅是一个物质有机体这样的信念——一个唯物主义时代发展出来的最糟糕的理念所导致的信念，与我所概括的思想不一致。

这些锻炼一般都基于一个假设，这个假设描述人的理想姿势——脊柱的正确弯曲，胸部的形态，移动手臂和手的方式。我们从这些锻炼当中实际获得的当然不是一个入，而仅仅是这些人自己创造的人的图景。难怪在手册中有那么多图表。人的这个图景任由纸胶人去模仿。瑞典体操中说的人的一切都能够在这一个纸胶娃娃中找到。然后有生命的人像一个麻袋一样被使用，让他们模仿无生命的娃娃。在这样的练习当中，真正的人被忽略，没有被看见。一切都只是纸胶人。

即使这些练习如此流行，如此有影响力，但是因为把真正的人排除在外，必须将它们看作是声名狼藉的，确实应该被指责的。在科学当中，人在理论上被排除在外；在现代体操中，人被实际地排

除，沦为一个纸胶人。这样的练习永远也不应该进入教育。在好的体育中，学生应该只做那些他们能够也在内在实际体验到南运动和姿势。而且他们确实体验它们。

让我们来看一看呼吸过程。我们必须知道我们一定要把孩子带到这样的境地：吸气和品尝一些最喜爱的食物有微微的相似。这样的体验不应该去到对味道实际的感知程度，而仅仅是与之些微的相似；吸气的时候应该体验到世界的新鲜。我们应该试着让孩子问：“我吸进来的空气有什么固有的颜色？”一旦呼吸被正确地体验，我们就的确会发现这一点，孩子会感觉到“它稍带绿色，实际就是绿色的。”当我们将孩子带入体验到呼吸是带有绿色的境地，我们就完成了一件大事。那么我们也会总是注意到其他一些事情：吸气的时候孩子会想要做一个特定的姿势。内在的体验规定了相应的正确姿势，恰当的锻炼会由此产生。

相同的步骤会导向呼气时相应的感觉体验。呼气时，一旦孩子能够感觉到他们是很好的、有能力的男孩女孩，一旦他们体验到自己是这样的，感觉到自己的力量，就要求把他们的力量应用到外部世界，然后他们也会以一种健康、适龄的方式体验到相应的腹部运动，四肢运动以及头和手臀的举止。呼气期间这丰富的感觉会诱发

孩子们正确地运动。

这里人被占用进来。我们能够看到我们面前的人，不再允许那是一个麻袋，模仿一个纸胶人。我们在与心一致地运动，然后心在那之后拉动物质身。我们让身体运动适应孩子的需求，适应他们内在的、心与灵的体验。

同样的，我们应该鼓励孩子的身体天性在其他领域所需求的内在体——在手臂与双腿的运动中，在跑步等等方面。我们从而能够真正把体育直接与优律司美连接起来，因为它应该被连接。优律司美让心与灵直接可见，将心与灵赋予在我们之内移动的一切。它运用了人类在进化期间为自己所发展的一切。

而且，物质可以被灵性地体验。我们的努力如果进展得足够，我们就能够体验到我们的呼吸和新陈代谢。做到这一点是可能的——进展到我们能够体验到自己的地步，包括我们的物质有机体。然后，孩子们在优律司美中——我会说，在一个更高的层面——所遇见的能够传递给体育。连接这两个活动，彼此建立起桥梁当然是可能的。但是这种体育应该并非仅仅以从物质/肉身体验发展出的运动为基础，而是应该以通过让孩子调整物质/肉身去适应他们的

体验，从心与灵的体验发展出的运动为基础。

当然，为了做到这一点，我们自己必须多多学习。我们把这些理念应用于自身之前，尤其是我们把这些应用于自己的教学之前，我们必须首先和这些理念工作。它们不会很容易印记在我们的记忆中。我们和记不住公式或者定理的数学家一样，但是他在某个特定时刻，能够重建它们。我们的情况是相同的。我们必须发展这些关于完整的人的理——灵、心和身——而且我们必须总是令它们生动地呈现。这样做会对我们很有助益。通过基于人的整体去工作，我们能够对孩子产生激励的效果。

你会一再地发现，当你花了很长的时间备课，你对一门科目全力以赴，然后你走进教室，相较于一个尽可能少花费时间备课的“出众”的讲师或教员教孩子，他们会学得不一样。我确实认识一些人，他们在去学校的路上快速攻读所需材料。的确，我们竭尽全力准备课程的方式深刻影响我们的教育教学，不仅是准备直接科目内容的方式，也包括所有和技能方法相关联的其他事物。也应该与这些事物工作，全力以赴。

生活中是存在灵性连接的。如果在我们的心智、我们的灵当中，

我们已经先听了一首歌，当我们把它教给孩子时，它对孩子会有更大的影响。这些事情是相关联的。灵性世界在物廛中工作。这个活动，这个灵性世界的工作，必须被特别应用于教育和教学法。例如，如果在准备一堂宗教课程时，老师经历了一种天然的虔诚心境，课程就会对孩子产生深远的影响。但缺少这种心境时，课程对孩子就没什么价值。

GA302__青少年教育 第3讲 斯图加特，1921年6月14日

今天的演讲，我们来考虑一下如何让课程内容适应孩子的生命。毫无疑问，无论是哪一种教育，如果不是基于对人真正的了解，就不可能成功做到让课程内容适应人的生命实相。

当今人的灵性的一面没有被认识到；被考虑到的其实仅仅是物质身。也许有些人，承认某种心之本性以一种模糊的方式影响着物质身。但即使他们也没有考虑心与灵的内在具体本质。恰恰是这样的考虑，让人智学为了解人类做出了贡献。只有考虑这些才可能会以有意识的方式，去调整课程，适应人类生命过程。

我们假设——这并不难想象——孩子们正在听你讲故事，或者正在看你在黑板上为他们画的画，或者正在看一个实验图解，或者在听一首你为他们演奏的音乐。在以上每一项活动中，你最初都是处在与孩子外在物质实相的关系中。但是你透过物质实相也许是透过眼睛、耳朵、或者理解领悟力——以间接的方式插入给孩子的内容，像这样置入孩子的一切很快就呈现了一种十分不同的生命形态。

孩子回到家，上床睡觉；他们的自我体和星辰身在他们的以太

身和物质身之外。你以间接的方式通过孩子的物质身还有以太身和他们所做的一切，在星辰身和自我体中继续着。但现在后两者在睡眠中处于十分不同的环境。他们经历到一些只有在睡眠中才能经历到的东西，而你教给孩子的一切都参与到这经历中。留存在星辰身和自我体中的课程效果是睡眠经历的一部分。你必须要知道，你通过绕道物质身教给孩子的内容，流入了星辰身和自我体，因此你会影响孩子的睡眠经历。第二天早上，孩子会向你呈现出他们入睡与清醒之间的经历之成果。

举个简单的例子为你们厘清这一点。我们想象一个正在跳优律司美或唱歌的孩子。其物质身很活跃，活跃的物质身和以太身把这一活动印记在星辰身和自我体上。自我体和星辰身被迫参与到物质身和以太身的运动中。但是这两个身会抵抗，因为他们实际上要专注于其他的力量。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力量现在被抑制了。而且尽管自我体和星辰身抵抗，他们必须接受他们自己的物质身和以太身媒介给他们的——在优律司美中主要是物质身；在聆听一首音乐时，主要是以太身。

自我体和星辰身然后就进入了我们在入睡与醒来之间所存在的世界。印记在他们之上的所有一切于睡眠期间在他们之中持续振

动。自我体和星辰身实际上重复着——以其本质独有的更加错综复杂和更加灵性的方式——他们在优律司美和音乐中所经历的。他们重复所有的一切。因此他们在睡眠中所经历的，孩子们第二天将其带到学校。孩子将这经历融入他们的以太身和物质身，这些我们必须考虑到。

整体来看，人展现出格外复杂的结构，需要我们在课程中正视。我们现在更仔细地观察一下这些过程。我们来看一个跳优律司美的孩子。其物质身运动着，物质身的运动被转移到以太身。星辰身和自我体最初对抗，但是物质身和以太身的活动被印记其上。然后星辰身和自我体在睡眠中分离，将这些印记与十分不同的灵性力量连接起来。第二天早上，星辰身和自我体把这些印记返还给以太身和物质身。然后我们会看到，睡眠中从灵性世界所接收的，与以太身和物质身在优律司美中所经历的，这两者之间不同寻常的和谐。

效果以这样的方式显示出来：睡眠经历调整适应了前一天所准备和实行的。只有通过灵性对物质/以太的补充，我们才能看得到优律司美特殊的疗愈元素。实际上，做过优律司美后的第二天早上醒来时，灵性实体被带给人。

唱歌也是类似的。当我们让孩子歌唱，主要活动在其以太身。星辰身必须大力适应这项活动，也是最初抵抗，然后带入灵性世界。星辰身返回，他带回的又表现为有效的疗愈力量。我们可以说在优律司美当中，我们拥有主要影响孩子物质身健康的力量，而在歌唱当中，力量表现为主罢影响孩子的运动机制，通过运动，又再影响物质身的健康。

我们可以在教育中善用这些连接。如果我们这样设置课程——这是我们的理想，但老师至少可以尝试接近它——把优律司美课安排在下午，它就有机会在接下来的夜晚继续其生命。第二天，我们可以用我昨天概括的方式教一节体育课。这经历就会这样渗透身体：体育课上做的运动具有疗愈效果。优律司美和体育的交替进行能让我们收获良多。

同样的，在任何让孩子歌唱的一天都会收获良多。他们在睡眠时把这经历带入灵性世界。第二天我们让孩子听音乐——我们让他们听而非创造音乐。前一天所做的就这样在听音乐时得到巩固——一种非同寻常的疗愈过程。在理想情况下你会看到——就是说课程的设置适应生命状态——我们能够以不寻常的方式影响孩子的健康。在这方面我们还应该做得更多。

我们用物理课作为另外一个例子。我们做实验。记得我昨天说的：我们的思考，我们的心像，是头脑过程，而进行判断的是韵律的人 (rhythmic human being)，得出结论的是代谢的人 (metabolic human being)。得出结论的尤其是我们的腿和脚。如果你记住这一点，如果你这样去考虑感知过程，你就会告诉自己，与意志相连接的一切，在感知过程中我们自身产生的一切，都与结论的得出深切关联，而不仅仅是与心像或想法的形成关联。当我看着我的身体，那么这身体本身是一个结论。想法、心像的出现仅仅是因为我在看着自己的身体，但当我执行一个确切的半意识或无意识的程序，我以一种方式合成各个部分，近似于形成判断，这让我体验到整体。然后我用一句话来表达这体验：这是我的身体。但它已经是一个结论的感知。当我感知，智能地感知，我在得出结论。并且整个人都在这些结论当中。

在实验中也是这样，因为在实验时，整个人都是活跃的，接收着信息。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得出结论。判断一般是感知不到的；它们主要是内在过程。我们因此可以说，在实验期间整个人都被占据其中。

从教育的观点来看，从这样的实验中孩子并不会真的获益很多。他们可能会对所看到的有兴趣，但他们作为人的正常组织还不够强大，不足以令他们让自己存在的每一部分都持续地尽力。这是不可能的。我如果孩子完全地投入自己，我一定是要求太高了。当我让孩子观察实验或者环境中的某物，他们总是太远远地处在自己之外。教育的这一重要方面在于真正注意三元的人的三个部分——允许每一部分得到其应得的，同时让所有部分能达到相应互动的程度。

我们再回到物理课。我做实验。孩子们的整个人被占据着，要付出努力。刚开始这样子就足够了。然后我把孩子的注意力带离实验仪器，重述各个实验阶段。这里我诉诸于他们对亲身体验的回忆。这样回顾或概括时面前没有仪器设备，纯粹在头脑中——韵律系统尤其活跃。让孩子的整个人全神贯注之后，我现在诉诸于他们的韵律系统，还有头脑系统，因为头脑会在概括时自然而然参与进来。那么这节课就可以完结了。首先让他们整个人被占据着，然后主要是韵律系统，这之后我解散孩子。他们上床睡觉。我在他们整个生命存在中、然后在他们的韵律系统中所激活的，现在于睡眠中，当星辰身和自我体在身体之外时，继续活在他们的四肢内。

我们现在来注意一下仍然躺在床上的，让课程的内容得以继续发挥作用的东西。在韵律系统和整个人当中所发展出来的一切，现在向上流入头部。此时这些经历的图景在头脑中形成。孩子醒来上学的时候，发现的正是这些图景。的确就是这样。第二天早上当孩子来到学校，他们自己并不知道，前一天实验的图景在他们的头脑中存在着，还包括实验后我尽可能以富于想象力的方式所重述和概括的内容之图景。我面对的孩子，在他们的头脑中，有前一天实验的照片。我现在应该以沉思的方式回想昨天的课程。昨天我做了实验，在回顾实验时，我诉诸于孩子的想象。在今天的课上，我加入沉思的元素。这样做，我不仅与孩子头脑中的图景相遇，还有助于把这些图景带入他们的意识。

记住这一系列进程：我教一节物理课，做个实验，然后离开那些仪器设备，概述实验的各个阶段。第二天，我们讨论前一天的实验，深入思考，仔细回想。孩子要学习内在法则。现在，认知元素、思考被引入。我不会迫使孩子在头脑里只有单纯的图景、他们从睡眠带来的图景、没有实质、没有意义的图景。来想象一下孩子带着头脑里他们一无所知的这些图景来到学校。如果我立即开始一项新的实验，而没有先用认知的、深思的元素去滋养他们，我就又丁次占据了他们的整个生命，而他们付出的努力会搅动这些图景；我会

在他们的头脑里制造混乱。这样不行，最重要的是，我首先必须巩固希望存在于那里的内容，提供滋养。这样的顺序很重要；它们适应生命过程，与其协调一致。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历史课。教历史不需要仪器，没有实验。我还是必须找到一种方式令课程适应生命过程。我可以这样做。我先给孩子提供在空间与时间中发生的单纯事实。和做实验时一样，面向的是整个生命，因为这要求孩子产生空间的心像。我们应该确保孩子这样做，他们在头脑中看到我们讲述的内容。他们对于相应的时间也应该产生心像。当我把这引发之后，我应该试着加入人物和事件的细节——不是用叙事的方式，而仅仅是特性描述。我现在描述并把孩子的注意力引至他们在课程的第一部分听到的。课程的第一部分，我占据他们的整个存在；第二部分，必须付出努力的是他们的存在的韵律部分。然后我解散孩子。

第二天他们回来时，在他们的头脑里也一样有着前一天课程的灵性照片。我用回想、沉思的方法把今天的课程与它们连接起来——例如，讨论亚希比德(Alcibiades)或米特拉达梯(Mithradates)是个正派的人还是个不道德的人。第一天我运用客观的、描述特性

的方法，接着第二天进行回想、判断，这样我会让三元的人的三个部分进行互动，以恰当的方式和谐一致。

这些例子让我们看到，在课程结构恰当，适应生命状态的情况下，能做到什么。这样的结构和适应只有在我们的课程大纲中才可能实现，我们的课程大纲安排连续几周教同一个科目。在传统课程表中这是不可能的，今天教物理，明天可能教宗教。这如何能够让人去考虑到孩子带来了什么呢？当然，以这样的方式安排所有的课程也很困难，但至少可以差不多做到。好好看看我们的课程安排，你会发现我们已经尝试让这成为了可能。

此外，对所有这些连接有个概览也是很重要的。如果你记得我昨天讲的——不仅仅是人的头，而是整个人是逻辑学家——你就将学会欣赏需要技能的活动的意义。我们绝不是一时兴起，才教男孩子编织。这种双手的活动确实从根本上加强判断的能力。仅仅通过单纯的逻辑练习，判断能力发展得最少。逻辑练习对判断能力的发展，对观点的形成，其帮助微乎其微。把谓语和主语连起来对这种能力毫无贡献。在那样的情形下，我们实际上僵化了判断能力。这样训练的孩子长大成人后，只能够根据模式或体制去判断。过多的智性练习产生模式化的个体。这类练习的另一个后果是盐沉积过多；

人被盐渗透，容易出汗。在判断力不恰当地承受重负的孩子身上，我们很容易观察到这一点：他们夜里出汗太多。

这的确是真实的。当我们过于强烈、片面地智性/灵性——不知道物质/肉身是灵性的纯粹表达——我们通常影响着身，而且大多时候是以错误的方式影响。赫尔巴特（Herbart）教育，以及其他教育——主要基于发展形成心像和想法的能力的那些教育——导致对身的破坏。教师们了解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我给你们讲的这些，其意义你们在生活的其他领域也可以看得到。每一个体面的人都应该在教堂里听布道。这当然是个优良传统。一般的布道都相当抽象。事实上，牧师尝彼引导他的会众从日常生活进入更高的领域。他们要被启发等等。这些都很合理。我们还是必须理解在当今的布道期间实际在发生什么，这些布道由活在抽象中的人所宣讲，他们对自然中的连接一无所知，他们的想法中不包含这样的连接，他们实际上甚至不享受自然现象。

我们现在假设虔诚的人们参加这样与日常生活没有连接的布道。当今有很多这样的布道。虔诚的人们聆听着。最初我们不会注意到有什么不合适。但是他们确实会身体抱恙，虽然程度轻微，外在看不出来。这种布道的影响是轻微疾病的滋生。在这种布道几个

小时之后，听众会承受一种疾病的过程。有意识地经历到的痛苦只有其一半甚至四分之一的程度。无可避免的影响是一个人感受到自己身体的痛苦。然而，起因当然不可能是将人提升到更高、更灵性领域的布道！人们便分析自己的感受，开始悔悟，并且认识到：我是个罪人。这便是对布道之后随之而来的疾病的解读。而这——令会众体验到自己是罪人——甚至是布道者某种无意识的精明的有意之举。

在我们的时代普遍的这个现象，与另外一种衰落的现象相关。我提到它是为了告诉你们对灵错误的成见不会影响灵而是会影响身，而且是相当具体的；我提到这个现象，这样你们就可以理解，我们应该基于灵与物质身是一致的这一认识去教育我们的孩子。

有时候古怪的事件没有被注意到，尽管它们对我们文化生活的整体有很大的影响。十九世纪最后的三十几年时间里，人们越来越少关注到地理教学。地理这一科目在教师学院中的作用逐渐消减。它在大纲中没有重要地位，作为一个次要科目，由历史老师或者自然科学老师来教。但是再来好好看看我们黑板上的人的图形。当我们把人看作这样一种存在：人会做出结论，人被置于世界之中，不会因为头脑而与世界分离，我们就不能将他/她脱离了周围空间来

考虑。空间是人的一部分。在我们有脚有腿的情况下，我们就是空间世界的一部分。从空间的角度考虑，地理教学是为星辰身“装上腿”。星辰身下面的部分实际上变得更密集、更厚重。我们进行空间教学，这样可以增加星辰身下部的灵与心的密度，朝向大地。换句话说，当我们用富于想象的方式教授地理——总是强调空间的现实，比如让孩子意识到泰晤士河与尼亚加拉瀑布之间的距离——我们就会带来并加强人的内在的坚定。

如果我们清晰生动地教授地理，我们就将人置于空间之内，我们尤其培养了一种对整个世界的兴趣。这些效果会以多种方式被看见。以这样的方式学过地理的个人，比那些没有学习过空间关系的同伴，拥有更加友爱的关系。他们学会置身于他人身边，学会体贴周到。这些事情强烈影响道德生活，然而对地理的忽视导致一个人厌恶去爱自己的同伴。即便是浅显的观察也会确认这一点。关联是存在的，即便没有被注意到。当今不快乐的文化现象就是这种愚行的影响。

历史教学的影响很不一样。历史与时间相关。只有注意到这个事实，我们才能正确地教学。如果我们仅仅专注于历史事件，我们对时间元素就考虑得不充分。例如，如果我在讲查理曼大帝

(Charlemagne)时，就好像他是孩子们的叔叔、现在还活着似的，我就给了他们一个错误的图景。无论什么时候说到查理曼大帝，我必须给孩子一个清晰生动的时间距离的体验。我可以这样做：“想象一下你是个小孩子，拉着父亲的手。”孩子可以毫不困难地想象得到。现在我指出了孩子与父亲的年龄差距。我继续说：“你的父亲拉着他父亲的手，然后他拉着他父亲的手，以此类推。现在想象三十个人拉着手。第三十个可能是查理曼大帝。”以这样的方式，孩子感觉到时间的距离。用这样的方法教历史很重要——不要一个接一个罗列孤立的事件，而是让孩子感觉到时间的距离。

我们涉及到明确的历史纪元时，十分重要的是，要指出【意识方面的——英文版译者注】特征性差异，以便孩子对它们能够有所了解。重要的是要把历史事件放在时间框架里看。以这样的方式看待历史事件强烈地影响着我们的内在生命。

另一方面，我们教授历史的方式如果忽略了时间元素，并且过分强烈地抓住内在生命——就是说，如果我们专注于近代本地历史，牺牲远古时期的事件，如果（就好像）我们把课程的重点放在错误的爱国主义培养上（你会很容易想到多这样的例子）——那么我们就很大程度地造成了内在生命的固执和任性，以及情绪多变

的倾向。这些是副作用，这副作用尤其会让人不愿意客观地观察世界事件。当今这个情况很可怕。忽视地理，用错误的方法教授历史，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严重疾病。你们自己会承认面对现在的很多情况时出现的问题，这些问题源自于你们上学时教你们历史的方式。

我给你们举的这些例子阐明了如果我们的教学要和生命状态、生命冲动以健康的方式相连接，我们的教学必须走的路。我们不能满足于简单地传递事实；尤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意识到在身、心、和灵的连接中人的生命状态。我们必须看到面前的人；而且我们必须看到完整的人，一个在睡眠期间也极度活跃的生命。如果我们忽略了睡眠活动-----这在当今的教育中是被忽略了的，除了睡眠保健方面——如果我们忽略了我们的课程内容会延续到睡眠中，会在睡眠期间进一步发展的事实，我们会有相当确定的后果：把人变成了机器人，一个自动机器。

我们确实可以冒险地说当今的教育在很多方面不是朝向人性的教育，而是朝向显然是机器人类型的教育——也就是，官僚主义者。我们的孩子被训练成为官僚主义者。这样的人不再是真正的人。他们固化，他们存在，他们是完结的。人消失了，隐藏在标签后面。

我们和一位公务员有约，也许是一位书记员或一位律师，这标签背后实际的人是谁无关紧要。

这是教育中只关注日间意识，否认灵性元素，不考虑睡眠期间的活动的结果。在现代哲学中我们看到这种倾向很可怕。笛卡尔(Descartes)和柏格森(Bergson)断言自我(ego)构成人的延续，在自我当中我们能够抓住现实。我想要对这样的人指出，他们一睡着就停止存在了，醒来的时候总是重新开始生命。“我思，故我在”的格言真应该被改成：“1867年6月2日，早上6点到晚上8点我在，因为在此期间我思考了。然后第二天的早上6点到晚上8点我又在。”那么生活会变得相当复杂。存在于晚上8点到早上6点期间的得被排除。但是这没有被考虑到，因为这样的人更喜欢各类观念和抽象概念，而不是人的基本的现实。

但我们在教育中必须应对这些现实。这样做会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教育人。这样做我们才不需要为建立合适的社会或经济条件而担心。被作为人来教育的人们会负责这些。很明显，文化生活必须是自主独立的。只有当我们专注于人的方面，当我们把社会变化仅仅当作这样一种教育的结果时——也就是说，不当作被政府创造的，我们才能教育人。文化生活千万不可成为国家或者经济生活的附属品，必须出于其自身领域发展。

GA302__青少年教育 第4讲 斯图加特，1921年6月15日

到目前为止，我们的谈话让你们看到，在备课时，将对物质的人的精确认识包含进来是十分必要的。我们考虑这些显然还很遥远的事物，原因是我们学校正在迈出重要的一步：在现有的小学年级之上增加十年级。十年级的班上会有更成熟的男孩女孩’对待这个年龄的孩子要尤为小心。接下来的几天，我要让你们透彻了解这个年龄，你们知道，重要的发展阶段会出现。

你也许会说，这肯定是教这些年级的人的事。但不是这样的。我们学校的老师必须愈发成为一个完整的有机体，而你们所有人，都会直接或间接地与所有年龄群体相关，与每个孩子的全部教育相关。

然而，在我讲 14、15、16 岁学生的需求之前，我今天必须谈及一些准备事项。会议期间我们再进行十年级大纲的工作。

因此，让我们用过去两天所开始的方式来继续。我想让你们对人的灵/心与物质/肉身方面的连接留下印象，尤其是孩子的。当今的文化仅仅智性地看待灵与心。我们的文化生活不包含实际的、鲜

活的灵性生活。在主要是天主教的中欧国家，天主教所采用的形式不再是真实的，因此即便在那里人们也无法期待在灵性生活的宗教冥想方面得到任何帮助。新教的灵性生活变得差不多完全唯智主义。就我们学校而言，实际的灵性生活能够存在，只是因为它的工作团队由人智学者组成。我们不教授人智学——我们的学校千万不能代表一种世界观——但是通过教师的行为方式，通过他们的内在生命，心与灵的元素就好像是通过心的无法估量的事物进入学校。

现在我们教授人们期待一所学校应有的各种科目时——阅读、算术的思考过程、自然科学的思考过程，所有具有认知本质的科目——我们给到孩子想法和心像。想法和心像对于孩子的有机体来说，是与物质/身体指导相当不同的活动，物质/身体指导尽管参与思考过程的教育，但它也会独立进行。物质/身体的指导在优律司美、体育、器乐当中很独立地进行，但在歌唱中不是。当然，一切都是相对的。但是，. 这些科目对孩子的要求——还有他们在学习读写时，当我们强烈诉诸于身体活动时——与在诸如算术这样的科目中要求他们做的，有重大差别，属于两极，后者这种情况下，身体活动起从属作用。另一方面，在书写中身体活动占主导地位。

我们确实应该进入细节。我来单独说说书写这个科目，说明身

体活动的作用。在书写这方面有两种人。（我相信这一点我已经和参加了前面演讲的人提过了。）有些人书写时就好像文字从他们的手腕流出来。字母的形成是从手腕实现的。未来的商务人士实际上是以这样的方式接受训练的。他们的书写从手腕流出，而且仅此而已。这是两种书写类型的人其中的一种。另一种类型的人倾向于看着字母。这些人总是注视着他们写的内容，几乎从中获得审美享受。这是画家类型，他们不太是手腕书写。第一种类型的人不画。

我事实上了解了准备从事商务的人的特殊培训。他们被鼓励写一种花式字母。他们书写的特点是发源于手腕的特定摇摆动作产生的连续花式。太极端的话，这种书写会导致一些真的可怕的东西。我认识一些人，他们在开始写字之前，先用笔在空中做出各种摇摆动作——去到极端时，是相当可怕的事。

我们实际上应该让人们用类似绘画的方式来书写。这样的书写方式健康得多。当书写伴随着审美享受，机械的一面就被推进身体。是内在的有机体而不是手腕在书写。而这是最重要的，因为这样机械的一面就由外围被转移到整体的人。你会注意到，当你教孩子用这种绘画的方式书写，他们也能用脚趾来写。事实上，当一个孩子能够用脚趾夹住铅笔并写成基本符合要求的字母——这构成了一

种胜利，一种成功。我不是说应该艺术化地发展这个能力。但是在这样的例子中，确实是机械活动转移到整个人。你们会认同在这方面我们大多数人都极其笨拙。你能想到任何一个能用脚趾从地板上捡起一块肥皂的人吗？做到这点至少应该是可能的。这听起来怪异，但却指向具有重大意义的事情。

我们应该培养这种绘画式的书写。它把实际的机械活动推入身体，书写的人与书写的连接被带到表面并超越表面。人被赋予给他或她的环境。我们真的应该习惯看到我们做的一切，而不是草率机械行事。大部分人的确是机械草率地书写。因为书写是这样一种多面的活动，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它是我们课上一个很有意义的方面。另一方面，在算术中，实际的书写处于从属地位，因为这个科目中，是思考令学生全神贯注。

我们现在必须十分清楚阅读期间发生的过程。阅读活动薰初是灵性的，然后延续进入物质身。尤其是认知性的、具有脑力/灵性本质的活动，令物质组织的精细部分有相当沉重的负担。你能够想象生理上大脑更深的部分，白质。白质是实际的、被更完美地组织的大脑部分。它被组织成用来执行更加功能性的任务，而表面的灰质——在人身上发展得尤其好——提供大脑的滋养。灰质依旧落后，

处于很早期的’进化阶段。在进化方面，大脑更深的部分更加完美。

如果我们教孩子好好观察，就像在阅读中，我们令灰质负担沉重，造成非常微妙的新陈代谢过程。然后这微妙的代谢过程遍布整个有机体。尤其是当我们相信自己在精神上、灵性上占据孩子时，我们最为强烈地影响他们的物质有机体。在阅读和聆听故事时的观察与理解，产生新陈代谢过程，令孩子的负担达到过于强烈的程度。我们可以把所发生的称之为灵性印记到物质。在故事期间，我们将所观察与理解的进行合并，这是必要的。类似于一种物质幽灵(physicalphantom)的东西必须显露出来，然后将自己传递给整个有机体。有机体被精细的盐沉积所充满。当然不是粗糙的。一种盐的幽灵被传述给了整个有机体，然后就有必要通过新陈代谢再消解它。

这样的过程发生在孩子阅读或聆听故事时。当我们认为我们在课上占据着孩子的头脑与灵性，我们确实就引发了新陈代谢过程。而这一点必须被考虑到。我们别无他法，只能确保我们的故事和阅读材料在两个方面完美无缺。首先，孩子必须对主题感兴趣。真实的兴趣与一种微妙的愉悦感相关联，而这种感觉必须时时存在。这种感觉在物质层面的表现是非常细微的腺分泌物，会吸收在阅读和聆听时产生的盐沉积。我们必须努力从不使孩子无聊。缺乏兴趣，

无聊，导致各种新陈代谢问题。女孩尤其是这样。偏头痛之类的情况是片面填塞材料的结果，一定没有愉快地学习。那么孩子就被塞满了微小的尖刺，无法消解。他们倾向于发展这样的尖刺。是的——我们必须觉察这些问题。

第二，与无聊引起的新陈代谢问题直接相关的是，我们该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做，这种不愉快的情形。我们真的应该确保不去使用当前现有的、让人心烦意乱的读物。我在教室中看到的那些书真的十分糟糕。

我们千万不能忘记我们为孩子余生准备着身体的体质。如果我们让他们阅读那些在大部分读物当中包含的琐碎的东西，我们相应地影响了他们柔弱的器官。孩子会变成庸人而不是完整的人。我们必须知道我们给孩子的阅读材料强烈地影响他们的发展。后果在其后的生命中无可避免。

我真的想让你们编制你们自己的选集，包括经典和其他有价值的作者，避免使用现有的书籍。额外的努力是必要的。我们必须做点什么。毕竟，使用和其他地方不一样的方法是华德福学校的任务。重要的是在阅读或者讲故事时，以及自然科学的展示中，我们非常

谨慎地不去在这两个方面伤害孩子。

可以说优律司美和歌唱课程工作于相反的方向，产生的有机过程相当不一样。所有与这些活动相关联的器官都包含灵。孩子们做优律司美时，他们运动，在运动中，四肢中的灵向上流淌。我们让孩子做优律司美或者歌唱时，我们解放了灵。四肢所充满着灵性，被解放了个非常真实的过程。在我们的歌唱和优律司美课程中，我们把灵性从孩子那里释放。因此，被释放或解放的灵期待在这些练习之后被使用 6 在昨天的演讲中的另外一个相关处我解释了这一点。灵现在等着被结合。

在歌唱、优律司美和体育中，我们将孩子灵性化。课程结束时他们是相当不同的存在；在他们身上有更多的灵。但这个灵希望去结合，希望存留在孩子这。我们千万不能让它消散。让孩子在课程结束时安静地坐着或者站着，我们就可以比较简单而有效地防止它消散。我们应该尝试让这样的平静维持几分钟。孩子越大，这就越重要。如果我们想用尽可能最好的方式为第二天准备好孩子，我们就应该注意这些事情。在体操、歌唱或者优律司美课后，我们让孩子立即跑出教室，这不是对孩子有益的事。相反，我们应该让他们平静下来，安静地坐几分钟。

要考虑这样的事情，我们实际上应该谈及一个宇宙原则。关于物质与灵性有许多多样的理论。但是物质与灵性两者都包含一些超出自身的东西，一种更高的元素。我们可以说如果这个更高的元素被带入到平静的状态，它就是物质；如果被带入运动，它就是灵性。这作为一个高等原则，我们可以把它应用到人身上。通过在体操、歌唱、或优律司美课程或其他这样的活动之后的短时间的平静，我们在自己之内——为我们所解放的灵——产生一个微妙的物质幽灵，然后它会存储在我们的有机体内，供我们使用。了解这个过程可以帮助我们去发现，这发现在我们与孩子的其他互动中会有相应效果。

我们现在应该考虑更进一步运用这个知识。在我们的学校里，有些具有非常生动的想象力的孩子，也有些想象力很匮乏的孩子。我们不用妄下结论：一半学生是诗人，另一半不是。我们注意到这差异，并不是在想象力展现自己的实际方式上，而是在记忆发展的方式上。记忆与想象紧密相关。我们有些孩子——我们应该注意他们——很快忘记他们刚在课上经历的、听到的，无法抓住他们刚经历过的图景，对他们来说图景消失了。我们有另一些孩子，他们的图景保留着，具有它们自己独立的生命，不断地浮现，无法控制。

我们应该很好地觉察这两种类型的孩子。当然，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存在一个完整的区间。具有生动想象力的孩子，记忆令这些图景以变化了的形式浮现。然而，更经常的是图景作为回忆不变地浮现。那么孩子就成为他们课堂上所经历事物的奴隶。而还有一些孩子，对他们来说，一切都消失了，蒸发了。

那么现在事情就在于恰当地应对这两种类型的孩子。如果我们发展出一种常规，这个词最好的意义——一种灵性意义上的常规，我们就可能做到用载多样的方法分别占据不同群体的孩子。记忆力差，很难让图景浮现的孩子，应该让他们在阅读的时候更好地观察。我们应该尝试让他们更好地聆听。被自己的心像所奴役的孩子，我们应该确保他们的身体更活跃、更流动；我们应该让他们更专注于书写。在班上我们可以有两个群体——给想象力匮乏的孩子机会去培养他们的阅读和观察，而另外一个群体，具有生动想象力的孩子，我们尤其可以培养他们的绘画和书写。当然，这是一个度的问题，因为一切都是相对的。

我们可以进一步区分。（但是以下的观察尤其重要：我们只能逐渐地学习这些事情；我们不能在第一年就涵盖一切。）想象力差的孩子——也就是不能轻易就记住的孩子应该让他们站在原地做

优律司美，主要用胳膊来做。具有生动的想象力，被他们的心像所折磨的孩子，运动整个身体会令其受益，可以是跑或走。我们可以鼓励这一点。我们注意这些事情真的是非常重要。

此外，我们应该了解对于觉得回忆心像困难的黏液质的孩子，辅音的价值，而被不断浮现的心像所折磨的孩子，主要集中在元音上的优律司美练习会令其大大受益。实际上可以观察到，元音练习对升起的心像有平静的效果，而辅音练习产生心像。运用这个知识两个群体都能得到帮助。

同样的区分也适用于音乐课。想象力和记忆力差的孩子应该被鼓励弹奏乐器；具有生动想象力的孩子应该专注于歌唱。理想的是——如果我们有必需的教室一同时教两个群体，教一个群体唱歌，另一个器乐。如果我们采用二元方法——聆听养反创造音乐——这将对孩子产生巨大的和谐效果。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在歌唱与聆听之间交替，就最有价值：让一半学生唱另一半听，然后再反过来。确实应该培养这种方法，因为聆听音乐对于头脑在人的有机体中的作用具有保健与疗愈的效果；歌唱对于身体在头脑中的作用具有疗愈效果。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执行我们能做的一切，我们周围就会是健康得多的人。

我们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在人的演化中我们已经倒退了。过去，孩子可以不受教育而成长；他们的自由没有被侵犯。现在，在第六或第七年我们开始教育他们的时候，我们侵犯了这种自由。我们必须通过正确地教育他们来弥补这个罪过，这对自由的破坏。我们必须十分清楚，如果我们想要避免可怕的未来状况，我们必须改善的是教育的方法，“怎么教”。当今人们有多么坚持强调文化的进步，文盲数量的减少，这都不重——他们自己也不过是学校制造出来的印记、机器人。我们必须避免这样的结局，绝不能在我们的学校里生产印记而已。我们必须允许孩子在他们的个体中发展。

当我们运用像死记或者背诵这样的人为方法时，这个事情变得尤其重要。用这样的方式重复的时候，孩子将他们从心与灵学习到的内容传送到物质有机体。背诵的内容必须先被理解。但是在背诵的过程中，孩子逐渐滑入越来越机械、越来越物质的学习方式。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学习的内容被吸收从最初主观元素到客观元素。

在这样的事情上我们必须诚实。当内容被带到客观层面，我们必须让孩子倾听自己，必须让他们觉察到他们正在听自己说话。我们必须把孩子带到这一步，他们倾听自己的程度和他们背诵词句

的程度一样。举例来说，如果孩子区分他们发出的声音，我们就能够成功做到这一点。我们告诉他们：“你正在说的都是关于你的，而且你能够听到。”我们必须尝试让孩子达到他们能够听到自己说话的程度。

但这还不够。另外一点甚至更加重要。如果在背诵开始之前，我们不去强烈地诉诸于孩子的情感，我们就永远无法成功地让孩子进行这种转换：从在思想与情感中拥有字词内容转换到背诵下来。孩子对字词中所包含的所有细节还没有产生一种深深的情感之前——尤其是一种让他们能够和内容以恰当方式连接的情感——千万不能让孩子背诵任何东西。

让我们来看一个极端的例子。我们来看看一个祈祷文。让孩子学习祈祷文的时候，应该激励他们处在虔诚的心境中。确保做到这点取决于我们。如果还没有先建立这种崇敬或虔诚的心境，我们就教孩子一段祈祷文，我们一定会产生近乎惊恐的感受。他们也从不该在没有这种心境时说祈祷文。因而我们不该还没有先激发起孩子淡淡的一笑、愉悦或快乐，就让他们背诵一首美妙的诗；我们不应该命令他们有这些情感，而是允许诗歌的内容唤醒他们。这一原则也适用于其他科目。

在演化的过程中人类已经受到了良多危害。当然，在这方面，事情改善了一点。但我这一代还记得让孩子背诵诸如历史日期和其他事实的方式。我自己还记得在历史课上，老师和孩子读课本中的一个段落，之后要求孩子记住它；他们只是简单地背诵。我听过一个聪明的男孩把“俄国沙皇”(CzarofRussia)说成了“耶路撒冷的车(CarofJerusalem)！他机械地背诵书中段落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这个过失。这并非一个孤立事件。这种在地理和历史这样的科目中背诵学习的方法很大程度上造成了我们当代文化的衰落。

像祈祷文和诗歌这样需要背诵的内容，正确地为孩子做好准备是很必要的。必须令他们产生情感，当他们倾听自己时一定会产生的情感。尤其是在说祈祷文时，孩子必须有这样的情感：“我超越自己。我正在说一些能够让我超越自己的内容。”这种心境必须用在一切美萌优雅的事物上。

这种心境也影响物质有机体，具有保健意义，因为每次我们教具有悲剧或者高尚本质的内容时，我们都影响着新陈代谢。每次我们教具有优雅、精美本质的内容，我们会影响头，神经感觉有机体。我们因而能够以一种保健的方式进行。轻率的、三心二意的孩子，

总是醉心于感受，我们应该尝试通过让他们产生这样的心境——他们一定会对具有庄严、悲剧本质的事物所拥有的心境——去治疗。这就已经会有益处。我们在课程中必须注意这样的事情。

如果你对自己的教学具有恰当的态度，你就能够做到这一点。你应该不时地用一种几乎冥想的方式，回答这个问题：我的历史或地理教学怎样影响了孩子？作为老师我们很有必要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已经讲过了历史和地理应该怎样教，但知道了还不够；必须要在简短的冥想中去回忆它。譬如，优律司美老师知道他从孩子的四肢释放了灵吗？在阅读课上，老师知道她结合着孩子的灵吗？

如果老师觉察这些事情，她就几乎会看到当她用错误的方式阅读，当她让孩子无聊，他们会倾向产生新陈代谢疾病；她会感觉到让孩子读一段无聊的文学作品，她实际上造成以后生命中的糖尿病。那么她会发展出正确的责任感。持续地用无聊的材料占据孩子，你制造糖尿病。在身体练习或歌唱课程结束后，如果你不去平静释放的灵，你制造出在生活中迷失自己的人。

因此，老师们间或反思自己在做什么是格外重要的。但是反思

不用是压抑的。主要与阅读相关的老师会通过反思，发展出这样的感觉：她实际上不断地结合着什么，她正工作于物质有机体，通过孩子阅读的方式，她令他们成为身体强壮或是虚弱的成人。手工或工艺老师会能够对自己说他尤其影响着孩子的灵性。如果我们让孩子在手工或工艺中做有意义的事情，比起我们让他们做一般被认为是灵性的事情，我们还为灵做得更多。

在这个方向上，可以做很多，因为现今孩子们在手工方面所做的很多都是相当错误的。我们可以以更积极的、会产生极好结果的方式工作。我一下子就注意到多纳赫的孩子们做枕头，小靠垫，然后还在上面刺绣。如果刺绣仅仅是随意的，它并不真的是一个靠垫。刺绣必须邀请着耳朵躺在靠垫上。孩子们似乎特别喜欢做茶壶保温罩。但保温罩必须制作恰当。如果我要在下面打开保温罩，我的运动必须在刺绣中被延续下去；刺绣必须标示出保温罩的开口。但是孩子们被我们这个时代的状况毁掉，他们保温罩的底部是这样绣的：



这是错误的方向。画必须显示出开口在哪里。刺绣罩衫或衬衣的上部时，孩子必须学会喉咙处的刺绣带一定要下宽上窄。腰带上的刺绣必须立即显示出它是两边同时敞开的；中心必须是最宽的。所有地方孩子都应该学会找到正确的形态。

如果我们不那么操心自己的眼睛，而是在情感中制作它们，通过这些东西我们可以收获颇丰。你一定要让孩子感受到他们的设计表明了什么：下边宽，它从上往下压。这必须要被转化为情感；我们必须把手应该做的放入手中。人在这里基本整个存在被占据着，用他的整个身体思考。我们的确应该尝试确保这样的事情被感觉到。手工课程必须导向情感。孩子在绣一角的时候，应该有这样的感觉：这个角必须用这样的方式绣：当我把我的手指放进它里面，这个角是穿不过的。如果透巧是其他东西，刺绣也必须显示出来。这是我们应该教的方式。那么手工老师就可以说：我用尤其引发孩子灵性活动的方式教学。没有任何老师需要感觉他或她在学校中处于次要位置。

GA302__青少年教育 第 5 讲 斯图加特，1921 年 6 月 16 日

今天我们来看看 14、15 岁孩子的特点，然后接下来的几天里，

我们更多地专注于相应的实际教育方面。而且我们也要考虑这个年龄群体的教育对整个学校的影响。

通过人智学的学习，我们知道星辰身在这个年龄阶段诞生——这一时期它进入全盛期。就像物质身从出生到 7 岁尤为活跃，以太身从 7 岁到 14 或者 15 岁尤为活跃，星辰身（与自我体紧密相连）是在 14 到 20 或 21 岁期间活跃，然后可以说自我体诞生了。

十四、五岁的年龄在儿童发展中尤其重要。在星辰身与以太身、物质身之间较松散的连接中，你可以看到这种重要性。每个夜晚睡眠期间，我们的星辰身和自我体离开物质身和以太身。一方面，我们的物质身和以太身因此紧密相连；另一方面，我们的星辰身和自我体之间有紧密的连接。因为这种交替的分离与聚合，一方面，星辰身和以太身的连接比较松散，另一方面，自我体与物质身的连接也是松散的。

人在 14、15 岁（女孩子更早一些）发生的转变与 7 岁时的转变不同。换牙的时候，孩子准备好上小学了，可以说我们面临的情况，是在人的外在的物质/肉身的本质中比较客观地出现的，在每天睡眠中会分离的那部分中出现的——一种客观的发生。青少年在

性成熟时期的转变，把他/她的主观生命——自我体和星辰身——与客观的范畴，以太身和物质身，联系起来。在这一次的转变当中，与换牙时期的转变相比，内在的（心之）生命受到不同的影响。在早期的转变当中，物质身与以太身发生连接——影响主观生命。青春期的转变，物质身和以太身和以前一样，星辰身和自我体也还一样，但是在某种意义上说，这两对身之间出现了不同的互动。一方面，物质身/肉身和以太身，另一方面，星辰身和自我体，以对等的力量参与这次转变：人的内在的主观品质直接参与这个过程。

这个过程本质可以解释青春期后，孩子性格发生的戏剧性变化。这些变化可以从外在成熟的爱的能力当中看到，它不会立即以完全的性的形式表现出来，但是一般来说，确实会以更亲密的内在关系展现出来，在这样的关系中，孩子们相互吸引。男孩和女孩之间形成友谊，最初不是性方面起作用；而是这种友谊显示，在这个新的发展阶段，爱的力量，联系和照顾另外一个生命所需要的力量，开始了更有意识的发展。

然后我们看到，在青春期开始的时候，女孩和男孩外在的行为中有些东西令他们的父母和老师很困惑，和他们以前的性格相矛盾：十几岁孩子那些粗野无礼的行为（尤其是男孩子，女孩子不同）。

这种行为是星辰身的感觉所导致的（星辰身围绕着还未发展完全的自我体），因为它努力地去感受和物质身合适的关系，透过它，感受和整个环境的关系。发现客观与主观的关系之需求使得内在的挣扎无可避免。可以说，它透过否定青少年至此已发展出的一切来表现自己。我们有时候认不出这些十几岁的孩子——他们和过去是如此不同。

我不用更详细地描述；我们都熟悉青少年的行为。但是，我们必须理解它的本质，因为它在教育当中具有重要意义。

我们最初看到的是星辰身对女孩比对男孩有更强烈的影响。整个一生当中，女人的星辰身都比男人的星辰身起着更重要的作用。女性的整个有机体通过星辰身构建成面向宇宙的。很多宇宙的秘密通过女性的构造被撩开面纱、揭示出来。与男性的星辰身相比，女桂的星辰身分化更明显，从根本上来说构造更加丰富。男人的星辰身没那么分化，构造也不太精细，更粗糙。

在女孩子 13、14 岁至 20、21 岁期间的发展中，她们的自我体被星辰身中所发生的一切强烈地影响着。可以这样说，我们看到女孩子的自我体是怎样逐渐地被星辰身吸收，结果在她们 20、21 岁

的时候，出现强大的反压力，用巨大的努力来紧紧抓住自我体。

这个过程在男孩身上根本不同。他们的星辰身不会如此强烈地吸收自我体。他们的自我体更加隐藏，不那么有作用。没有星辰身强烈的影响，男孩子的自我体在 13、14 岁至 20、21 岁期间还保留着。因为男孩的自我体没有被星辰身吸收，但也还缺乏独立，所以这个年龄的男孩子没有女孩那么积极向前。女孩在这个年龄比男孩更自由，更自在地面对世界。在那些被赋予了这些品质的男孩子身上，我们会注意到他们的保留，他们从生活中退缩，这是星辰身和自我体的特殊关系的结果。

当然，男孩子也在寻求友谊，寻求一些连接。但他们也感觉到需要隐藏自己的想法和情感。这是男孩子的特点，他们的自我体以这样的方式和星辰身相连接。老师如果能够同理男孩出现的这种情况，能够以精细微妙的方式去面对，会对他们有很大的帮助。老师用这样的方式，而不是用直接、粗暴的方法，才会产生有益的效果。男孩对于退回自己的世界有特定的喜爱，如果这种喜爱在这个年龄的男孩身上没有出现，我们真要小心了。一位好老师会注意到这一点，然后他/她会小心。老师会深思：“有些东西我得留意，有什么不太对劲，可能会在孩子以后的生活中产生问题和异常。”

女孩子不同。要在观察中发展特定的技巧来发现女孩微妙的差异。女孩的自我体或多或少被星辰身吸收。因此，女孩不会那么强烈地活在自己的内在。她把渗透了自我体的星辰身带入她的以太身。她的以太身也就是，她的行为，她外在的移动——受到强烈的影响。在真正的女孩身上——也就是，自我体被星辰身吸收的女孩，以健康正确的方式发展的女孩——我们可以在这一时期观察到勇敢坚定的行为举止。她们突出自己的个性，自信，不会退回内在。对她们来说，自由无愧地面对世界是很自然的。

如果这种行为甚至还伴随着微微自负的感觉，那么可能会表现为炫耀，希望去展示特点和个性。但是在这一时期，女孩子的特点就是想要以这种自由不羁的方式面对世界，展现她们的价值。去到极端的话，这样的意愿会导致卖弄和虚荣，不仅是炫耀内在（心之）生命，还会用珠宝打扮自己。观察这一点是特别有趣的：以后会导向对化妆的沉溺，以及对服饰的喜爱的因素，如何在这一时期表现为精妙的美感。所有这一切当然是渗透了自我体的星辰身和以太身的特殊关系的外在表现：女孩子走路不一样了，她们的姿态变了，她们更自由地挺立着。太极端的话，她们会变得傲慢等等。我们确实应该艺术地观察这些事。

如果我们记住男孩和女孩的这些不同，我们会理解通过机智地对待同一教室内的两种性别，男女同校的幸运可以让我们收获良多。一位尽责的老师，知道在男女同校的情况下自己的任务，仍然会区分男孩和女孩。我们也必须区分这个年龄什么是十分重要的，我刚刚描绘的特征——也就是主观元素发展和外在世界关系的方式。在这个年龄，我们要把主观元素和我们自己的身体联系起来，和以太身、物质身联系起来。这样做的条件是一个人和外在世界同样地联系起来。

整个初级教育阶段都可以为此做准备。这是每一位老师的任务；它关系到每一位老师。在我们的课上，我们必须确保孩子体验世界那美好的、艺术的、和富有美感的观念；他们的想法和心像应该被一种虔诚的/道德的情感所渗透。在整个小学阶段培养这样的情感，会令孩子 13、14、15 岁的时候非常不同。如果一个孩子对世界美好的、富有美感的情感没有被激发，青春期的时候很容易变得过于肉欲，甚至可能变得好色。通过健康地发展对自然当中庄严美好事物的美感，可以抵消好色的感受，没有比这更好的方式了。如果你成功地让孩子深深感受到日出、日落、花朵当中的美丽与色彩，感受雷雨的庄严壮丽——可以说，如果你培养了他们的美感——比起甚至在孩子更小的时候就对他们进行通常是荒谬的性教育，你这样

的做法对他们更有帮助。对美的感受，对世界美的体验，可以抵消好色的感受。通过感受世界是美的，人类也可以与他/她的身体保持恰当、健康的关系，而不会像在情色中那样被它折磨。

青春期最重要的是孩子要发展某种道德的、虔诚的情感。这样的情感也可以强健星辰身和自我体。如果虔诚的、道德的情感和驱动被忽视，星辰身和自我体就会变弱。然后孩子会变得懒散，就像物质身瘫痪一样。这尤其会在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个年龄阶段表现出来。道德和伦理驱动的缺失也导致性生活的不规律。

到了这个年龄阶段，我们的教育必须考虑女孩和男孩的差异。我们必须努力发展女孩的道德和伦理情感，以引导她们朝向美的生活。我们必须特别注意，女孩尤其享受她们在课上所听到的道德的、虔诚的以及善的内容。她们应该喜欢这样的知识：世界渗透着超感觉；她们应该被给予富有想象的图景，能够表达世界渗透着神性的图景，展示善良道德的人的美好面向的图景。

对于男孩子，我们有必要给他们提供力量导向的、影响虔诚和伦理生活的想法、心像。对女孩子，我们应该把虔诚和道德的生活就带到她们眼前，而对男孩子，我们应该主要把虔诚和美好带入他

们的心、他们的头脑，强调他们放射出来的力量感。当然，我们千万不能走极端，不应该想着只是把女孩变得唯“美”是图，仅仅从美的角度看待一切。也不应该把男孩变成十足的笨蛋，如果对力量过度强烈的感受造成自我中心，这就会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我们应该去唤醒他们的力量，但只通过把它与善良、美好和虔诚连接起来去唤醒。

在女孩十几岁的年龄阶段，我们必须防止她们变得肤浅，变成不健康的、感情用事的美的行家。而且必须防止男孩变成流氓。这些危险确实存在。我们必须了解这些倾向的现实，在整个初级教育中，确保引导女孩体验美好当中的愉悦，让课堂上那些虔诚的美的方面给她们留下深刻印象；我们必须告诉男孩：“如果你这样做，你的肌肉会很结实，你会成为一个强壮能干的年轻人！”被神性渗透的感觉必须以这样的方式在男孩身上被真正激发。

这些正在浮现的特殊品质确实在人的本质当中一非常精致地被建立。女孩的自我体被吸收进星辰身。当然这是以激进、极端的方式描述情况，但这样做会帮助你们获得图景。在这个灵/心的过程中，有些东西和物质层面的羞红（blushing）近似。这一时期的整个发展其实是灵与心的羞红。自我体入侵星辰身是一种羞红。

男孩的情况不同。男孩的自我体不太移动，没有吸收自己；我们面对的情况是灵与心变得苍白无力。这种情况很容易注意到，而且总是出现。这里物质层面千万不要欺骗了我们。当一个女孩得了萎黄病，完全符合灵与心的羞红。当一个男孩成为很容易兴奋的蠢人，这种行为和他的心与灵变得苍白无力的事实也不冲突。

这基本上表现着掌控了整个存在的新的情感体验：羞愧或者难堪的感受。它渗透了整个存在，包含着这样的感受：“在我的个体当中一定有什么，属于我的内在生命，我不愿意和其他任何人分享；我一定有秘密。”这是羞愧或难堪的本质。而且这种感受触及灵性生命和心的每一部分，远至最无意识的区域。

作为老师和教育者，如果我们能感受到这种发展，如果我们在自己的内在生命中尊重这一切，如果我们走过一个男孩或者女孩身边的时候，带着我们心里这样微妙的情感，尊重内在蕴藏羞愧感的情感——这样就已经会有帮助。不需要言语。当我们在一群觉得自己有什么东西想要隐藏、想有所保留的孩子中走过时——他们就像尚未开放的花朵——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未言说的影响很快就会被注意到。仅仅带着这样的情感生活就已经具有极大的教育效果。

很奇怪的现实是，不管孩子外在的表现和行为怎样，他们做的每件事都不过是各种变幻的羞愧感或难堪感。一个心和灵羞红的女孩，有着自信的姿态，向世界展示着自己，昭然面对世界。在这一时期外在的现象和内在的性情相矛盾对人的本性来说非常奇，——这种毫不羞愧的举止，大胆地面对世界，叛逆的本质，这种“我要被公正地对待！”的要求，任何一个熟悉女子寄宿学校的人都可以告诉你这一点。她们不接受不公正的待遇；她们坚持要被公正地对待。她们现在能够面对老师，会给她/他看到底怎么回事。“我们不应该被利用！”所有这些基本上也只是——要我说——在他们无意识的心之生命的深处静卧着的一种羞愧感的另一面。

男孩：开始是愚蠢的行为，然后在他们青春期后期那些粗鲁无礼也只不过是他们不愿意向世界展示自己真正的样子。他们想要产生联系，他们笨手笨脚地活动，四处闲逛，他们的行为和自己真正的样子不同。这一点我们应该考虑——这个年龄的男孩子，由于他们特殊的体质，他们的行为和自己真正的样子不同。他们模仿别人。孩子在最初的七年里很自然地模仿，但是青少年是有意识地模仿。他走路、说话，他的粗鲁，都在模仿别人，努力想模仿一位绅士。所有这些都表现出他想要和外部世界联系——青少年特殊的特征。

基本上是对揭示自己的存在感到难堪，退回到自己的内在，伪装成和自己真实面目不同的样子。

这个时期一个老师做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毫无幽默感地面对青春期的男孩。适当的幽默包含了对他们的意图表现出兴趣，然而又很清晰地向他们表明，你，作为老师，没有太过当真。你应该发展出处理这个情况的以上两种方式。如果你让自己被男孩子的行为惹恼，非常愤怒，你就会失去他们对你的尊重。如果你对男孩子粗野行为的反应是像有的老师那样开始大喊大叫：“你再也不闭嘴，我就扔你扫帚！”——孩子们就不再尊重你。

对待女孩的方法不同。老师对她们的卖弄应该以某种精致优雅的方式回应，然后，比喻来说，转身走开：可以说是优雅地关注她们的所作所为，同时不让她们注意到你受到了影响。我们允许她们耗尽自己的愤怒，尤其是粗鲁无礼的那些。然后我们就把这些留给她们自己。对男孩，我们更着重于他们笨拙、粗鲁的行为，同时让他们知道我们没有太当真，我们笑一下，但也没太过分，这样他们也不用生气。

重要的是我们去感受怎样满足这个年龄孩子的需求，而且我们

认识到每个孩子不同。外在的表现是一种渗透整个存在的羞愧感或难堪感的形变。通过认识到这样的现实：主观元素以一种独立的方式和星辰身连接，我们就在孩子二十多岁时帮助他们正确地准备好了迎接他们的生命——而且我们必须这样做。就像人的身体需要稳固的骨骼系统才不会松垂，星辰身和它围绕着的自我体也是一样，在这个年龄如果要健康发展就需要理想。我们必须很严肃认真地对待这一点。理想，渗透着意志的强大的观念，我们必须将其作为一种坚定、稳固的支持给予星辰身。

我们能够注意到这个年龄的男孩尤其感觉到强烈的需求——我们只需要发现这一点并且正确地理解它——因为：“每个人必须选择自己的英雄，在去往奥林匹斯山的路上追随他。”尤其重要的是我们要呈现给男孩一个优秀的典范，一个生动的人物，可以是一个神话里的角色，或者仅仅是想象中的人，和男孩子一起详尽地去描述，或者为这样详尽的描述提供元素。在野外旅行的时候，我们可以和某一个男孩谈谈，关注他的特别需求。我们可以跟他说：“你要怎么做这个或者那个？”我们指向未来，带入目的这样的理念，生活目标的理念。可以说我们是在令他们的星辰身变得坚挺稳固——在这个年龄非常重要。

女孩也是一样。如果我们运用这个知识，通过认清女孩更倾向于宇宙而男孩更倾向于大地这样的事实，我们也会正确地教育女孩。女孩更倾向宇宙，这意味着她们的典范是英雄们；我们应该给女孩讲英雄的生活和作为，他们实际的经历。男孩子需要听他们的特点，他们完整的人。这是很必要的，我们必须区分女孩和男孩的需求。

在这个年龄阶段，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把外面的世界介绍给学生，以便他们掌握并理解生命本身。当我们的学校升到十年级的時候我們了解這點尤為重要。我們的課程必須面向主觀可以與客觀相連接的點。如果我們將自己限制在目前傳統高中所使用的大綱中，這就當然不可能了——因為他們的大綱是受到智性的世界觀念所影響的結果。你可以看到，這種僅僅以形式主義的方式教育高中生，這種片面認知的、智性的方式，是我們不應該在我們的大綱里繼續的。不繼續這種方式，我們就不会犯下違背文明進步之罪。

我們的大綱應該能夠讓孩子在生活中實踐；應該把他們和世界連接起來。因此，我們十年級的大綱會基於以下內容：為了適當處理社交生活，我們教室里必須既有女孩又有男孩；但是我們必須通過給予他們適合其性別的活動來進行區分。我們千萬不能把他們分開。女孩子活動的時候男孩要觀察，反之亦然。要有社交溝通。我

们也应该包含把头脑的思想带入手的运动这个过程，即便这碰巧只是学术上的或者理论上的。可以说，它必须是一个实用的理论。因此，给到男孩子一些适合这个年龄的东西很必要：机械课程——不仅仅是理论，像物理那样，而是实用机械，指向机器的制造。我们十年级的大纲必须包含实用机械的基本元素。

至于女孩子，我们必须给她们提供一些内容，让她们能够对纺纱和织布所涉及的技能有清晰的概念。女孩子必须学习理解纺纱和织布的过程，必须学习纺织的料子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她们必须学会辨识出机器生产的材料，必须了解机械的过程并且学会与其关联。这属于这个年龄群体。

另一方面，必须教给男孩牧场或森林的测量和绘图原则，即便只是以很基本的方式让他们能够理解。这些对这个年龄来说也是必要的。女孩必须学习卫生与急救的要素，不同的包扎方法。

男孩和女孩都必须参加所有这些活动。纺纱、织布、卫生和急救教给女孩；男孩迟一点也要做。女孩子也必须观察男孩操作测量工具。我们可以在华德福学校里做这个，可以让男孩子画出某个特定区域的精确地图。

简单来说,我们应该唤醒学生去理解要让生活继续就必须要做的事情。没有这样的理解,我们就继续活在陌生的环境中。

事实上这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人们生活在对他们来说陌生的环境里。你只需要走到街上,好好看看正在上电车或者公共汽车的人们。他们中有多少人真正知道这个电车为什么能动,知道它所必需的自然力量?这对整个人的构造都有影响——灵,心和身。对我们日常使用的东西至少有一些基本的认知和没有这样的认知,这两者之间有很大的不同。乘坐汽车、飞机或者公共汽车旅行,使用电子器件,却对其隐含的原则没有基本的理解,意味着心和灵的失明。就像一位盲人不能体验光的效应那样过着日子,人们也是盲目地过着文化生活,因为他们看不到,没有机会看到和理解他们周围的事物。这是灵与心的缺陷。在我们的先进文明当中我们看到的破坏就是人们无视环境的后果。

还有另外一些事情我们得考虑:在 19 或者 20 岁之前学习某些东西和在之后学习有很大的不同。人们通常在 19 岁或者更晚学习像测量这样的技艺。高中教育,尤其是在文法学校“不包含这样的实践科目。但是长远的影响却取决于它。我们在 19 岁之后所学的

内容更多地印记在表面；我们在 15 岁学习和体验的渗透我们的整个存在，和人的灵成为一体，因此它不仅仅是一项我们能够处理的工作，而是我们能够认同的工作，我们的整个存在参与其中。机械、工程、还有我提到的关于女孩教育的科目的基本方面也是这样。

我们必须坚持培养我们的学生有这样的情感和内在品质，能够随着他们四肢的生长而鲜活着，生长着。把两条手臂固定到身体上，人的发展不会继续前进——在第三个七年阶段——两条手臂就保持它们原有的样子；它们必须继续生长。当今的努力却都是这样，教导学生的方式令他们所学的内容不能继续鲜活，而是一生都保持一成不变。我们学的内容必须仍然活在我们这里。只有在合适的年龄学习这才有可能。而且我们得承认有的人的特定技能引导着他从事了某种职业，然后他的培训是基于他已经了解的东西在一个人已经了解的内容上去建构对整个一生都会有极大的意义。

我一直都很重视解剖学家 Hyrtl 的演讲。他的课题是描述性解剖学和局部解剖学。Hyrtl 属于老一辈人。他要求他的学生在听课前先阅读他那些杰出著作中的相关章节，而且他强调他不愿意讲学生没有事先阅读过的主题。他那么有魅力地去做，令他的学生都看到了这种方法的價值，即便是他们当中比较懒惰的那些人也顺从他的

意愿一很了不起的成绩，你们大多数人也会欣赏。

英文版译者注：当今学生之间的差异不再理解为一定是由性别决定——男孩女孩之间的差异。有些男孩倾向于女性的星辰/自我体的构造，而有些女孩倾向男性的星辰/自我体的构造。在多数华德福学校里，学生可以决定他们想要选择的实践科目。原则仍然一样：参加自己选择的的活动，也要观察其他学生的活动。

GA302__青少年教育 第6讲 斯图加特，1921年6月17日

当考虑对年龄更大的孩子的教育时，我们尤其有必要致力于了解人类生命和宇宙的更深层面。如果没有对生命这样更加深层的理解，我们无法真正有良知地接受与高中有关的任务。

我们必须明白生命实际上是完整的、一体的，去除掉它的任何一部分，我们都会对其造成伤害。当我们还是孩子时，我们边寻找生命边逐渐长大融入生命。我们被放置进生命中，在某种程度上，通过睡眠进入生命。只要去想一下，孩子在幼年阶段绝对无意识地面对世界的方式。然后他们的意识逐渐地增加。但是这意味着什

么？它意味着孩子们学着调整他们的内在生命去适应外在世界，将外在世界与内在连接、内在与外在连接。他们也学着对外在物体具有意识，并且将他们自己与这些物体区分开来。

这种内在与外在的二元对立越来越强烈。孩子们越过地平线，仰望天空，感知宇宙，他们甚至能够感受到宇宙法则的存在；但是一般来说，不必以任何方式趋近人类与宇宙连接的奥秘，孩子们也将成长融入世界的整体、被接收其中。

孩子们持续长大，受到周围人的呵护、教育和指导。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参与世界事件的必要性，自他们的完整个体性产生，孩子们就是由这样的方式来发展。

我们通过让孩子在早期玩耍，逐渐唤醒他们的活动，来准备他们面对世界事件。我们努力地满足他们的需求，健康、卫生地教育他们的身、心、灵。我们也尝试做其他的事情。我们试着让他们适应社会与科技生活的要求。用可以允许孩子在日后去工作、参与事件、与他人互动的方式，尝试教育他们。我们努力教授允许他们参与科技生活的技能和事实，从而他们的工作对社会是有意义、有价值的，从而他们能够在生命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找到他们与社会生

活和他人的连接。

所有这一切我们都做。为了能够用正确的方式做到这一点，以便让我们在一方面，真正地满足人的本质的需求，以便不会给世界带来精神、心理（心）和身体上生病或发育不良的人；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人类自己在生长融入社会生活时，他们必然要有所作为从而推进自身和世界的发展。我们必须确保满足这两个要求。

然而我们不得不告诉自己，今天要达成这一点、要给予孩子在这两个领域他们所需要的，这并非易事。而且如果我们不带偏颇地看待自己身为老师的情况，它甚至会引起我们一定的怀疑和质疑。我们很容易理解今天关于这个话题的担忧和很多讨论。该如何教育我们的孩子？我们应该做什么？

如此激烈地产生于我们当今文化中的所有疑问和问题，在那些古老的文明中根本不存在。你只需要不带有任何偏见地去研究这些古老文化。当然，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其中存在着多无法理解的东西。我们完全有理由反对古代希腊的奴隶制度。但是当我们研究希腊人对于教育的观点时，很快就会看到诸如今天我们这样的讨论，充满多样性和相反观点的讨论，在那个时代也是不可思议的。

除了投入教学的努力之外，我们需桑教育方法，也需要发展教学技能。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些激烈的讨论，以及达成一致的不可能性——有些强调身体方面、有些强调心理学术方面、以及强调这些或那些方法——我们可以得出的结论便是，不仅教学变得愈加困难，而且就作为老师和教育者的位置而言，我们也无法脱离无知困惑。

我们真的会有这种无奈的感觉；我相信，如来我们用一种更广阔的观点来看待这种情况，它将变得更加明显。如果你研究一下，当今涌现的教育原则和理念是根源于中欧文化，你将具有更广阔的视野。我建议，你们去了解受中欧文化生活烹陶的个体们所谈的关于精神、心理和身体教育。阅读迪特斯 (Dittes) 和迪斯特尔维格 (Diesterweg) 的书；读一些他们关于教育的观点。

我推荐你们读卡尔·朱利叶斯·罗尔 (Karl Julius Schroer) 的著作，《教育的方面》 (*Aspectsof Education [Unterrichtsfra. geii]*) 中那篇 *有趣* 的文章，文章中，我相信他非常正确地谈到了体育在课程大纲中的地位，并且提供了关于这个科目详细的规划。在精读的过程中，我希望你们思考一下从怎样的思维模式和态度中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考虑一下，尽管对物质的人的本性和需要准备孩子未来成

为实际、有效的成人有着真正的理解，但是如何对于心之实相和在教育的各方各面中考量人类心的必要性，也存在强烈的意识。

然后比较一下——并非比较外在特征：作为人智学者你们应该做的是超越这些——比较深嵌于心之深处的东西，比较在英美文学中关于教育方面众多论文里包含的基本态度。在这种文学中，你可以到处找到关于智性、美学和身体教育的章节。揣摩一下这些内容背后根深蒂固的信念。你将感受到，“教育”一词已经不再适用。在这种文化中，随处可见——甚至当谈论到灵性或智性教育时——人只是被当作一种机械装置；认为如果物质/肉身有机体，或机械装置得到良好发展，那么仿佛全部的道德和智性发展将会自动跟随一样。因为这种观点，我们更强烈地偏重于人类的物质/肉身方面。

我认为，这些中欧作家们假定将心和灵纳入教育是可能的，并且通过这么做，对身体的正确对待将随之而来。盎格鲁-撒克逊思想强调身体教育。然后就忽略了在人类内在有一种微小的房间；就围绕着身体、沿着外围去“教育”，并且假定有一个微小的房间，里面锁着智性、道德和宗教生活，一种本能、逻辑宗教和道德生活。一旦物质身得到充分的教育，它的力量将扩散至内在，并且消融这个房间的墙壁，从而智性、道德和宗教生活将会自动涌出。当我们

研读这些书籍时，必须学会读出字里行间的言外之意，因此发现其中潜在的理由和态度。

有必要去注意当今全世界的这些差异。但更重要的是，当一个人思考这些症状时，不是仅仅肤浅地、用现代的方式去观察。藉由追踪最近几周发生在英国格外重要的辩论，试着理解一下我们这个过渡期文化中的这些症状。这场辩论是由日益恶化的社会状况和威胁整个社会生活的一般工业行为（罢工）所引发的。媒体详尽地报导了这些讨论。然后，突然，兴趣发生了完全的转变。为什么呢？一季球赛开始了，对体育的兴趣完全覆盖了对最重要社会问题的兴趣。那些参与讨论的人想要尽快离开辩论的房间，冲进网球场、足球场等等，那感觉就是：

“我想要运动让我的肌肉尽可能强壮；我对这种重要的事情感兴趣。”我或许用了一种很业余的方式来描述这种感觉，但是我根本不关心这种文化现象中的细节事实：“我对这些重要的事情感兴趣，例如某人如何扔出一个球状物，另一个人又如何用他的大脚趾或身体的其他部位准确地接住球。”

我们通过研究这些差异所获得的图景实际上很古怪。读报纸几

乎无用。记者写的东西没有任何意义。更重要的是去发现他们写这个主题的原因。在今天跟人们进行讨论，倾听他们的意见，相当无用。远能够获益的是去探索他们心之深处有着什么，去探索是什么引发了他们某种特定的行为、抱持这个或那个观点。在今天，这些才是重要的。法国部长跟德国部长相互说了什么，一方是否同意另一方的观点，无论哪种情况都不重要。对于那些希望参与我们文明进程的人来说，这不是他所担忧的事情。重要的是发现这些个体所表达的虚假背后相异本质。我们必须记住说话双方谎言背后的意图。

我们必须知道，现在我们生活的时代，人们所说的话语不再具有意义；话语背后和话语之间的力量才意义重大。希望教育现代年轻人的老师必须理解这点，必须用这种方式变成他或她的时代的一部分，必须用一种愈发深刻的意义来这么做。但是老师一定不要共有具有当今这些基本特征的态度和思维模式。今天，哪怕我们具备一点人智学的意识，如果走在街上，都看不到真正的人类；而是在最小圆圈里打转的麝鼠，他们的思考受限于这些狭窄的圈，无法超越，麝鼠对圈外发生的事情不感兴趣。如果我们无法成功超越这种鳗鼠一般的存在，如果我们能做的只是一一从各种各样的视角——去复制这些受制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事件的判断和观点，那么我们就无法积极地参与进为了克服这种令人不悦局面而应该

做的事情中。

如果有任何人应该被我刚才所概括的内容吸引，那就应该是照顾年轻人的老师，他们尤其希望帮助九年级和十年级的孩子们与他们更加成熟的自己和谐相处。整个学校的架构都应该包含这样的理念。为了做到这样，非常有必要更好地去理解它们，以便我们所有人，不仅是与高年级直接相关的人，而是全体老师，都可以对自己说，重要的是我们对整个教育和它的实际应用有基本的感受，体验到我们任重道远一要将人类置于世界中。如若没有这种对我们任务的体验，华德福学校将只是一个短语而已。我们会谈论它各种各样美好的事物，直到那些孔洞变得巨大到让我们失去落脚的根基。我们必须让它在内心是真实的，只有让自己对教育职业有了全然的理解，我们才能够做到这点。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问题肯定会产生：处于当今时代的人类，我们到底是什么？受制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事件，我们以这种养育方式被置于这个时代。那么我亲爱的朋友们，你们今天是什么？有些人以本世纪初在高中和大学的教学方式学过哲学或历史。有些人学过数学或其它实用性科目。有些人成为了歌唱老师或体育老师。在教授这些科目的过程中，大量不同的方法得以使用。

你们中有些人，根据员工的偏好，接受了绅士或淑女的模式，但是用一种物质/肉身的理解。你们中也有一些人倾向选择所谓的更加内在道路，但是经由智性主义而向内的道路。我们是总和，是所有这些受制约养育方式的产物，甚至深入到我们的指尖和脚趾。

我们必须非常清晰今天的任务，即全然负责经由教育植入我们内在的东西。只有通过超越个人层面的良知的及时探索，才有可能做到。没有这样的探索，我们无法超越时代提供给我们的一切，然而我们必须超越时代带给我们的内容。我们一定不要成为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发展出来的趋势的玩偶。最为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承认当今文化带给我们的限制；经由对良知的全面探索，我们必须获得正确的认知，这知识将允许我们在生命中找到我们的位置。

此时此刻我们会问：难道不是所有把我们塑造成这个样子的事物都已经被这个时代唯物主义的态度所传染了吗？当然，现代世界也并不缺少良善的意愿。但即便是这良善的意愿也被自然—科学世界观的结果所产生的观点所传染。我们的体育知识就是源自于这种观点。

人类实际上始终都想躲藏、回避探索良知的必要。人类想要避

免会彻底搅动内在生命的探索，就会问：我们这些年老的人如何应对年轻人？当我们看到女孩和男孩们达到性成熟的年龄，当我们看到他们获得这种成熟后来到我们面前，如果我们希望对自己诚实的话，对于这个问题只会有一个答案：我们不知道能为他们做什么，除非我们以一种全新的概念为基础来进行教育和教学。否则，我们只会导致年轻人与我们自己之间形成一道巨大的鸿沟。

这个巨大的问题是有着实际性维度的。好好看一下发展到今天的青年运动。它们只是一些文献资料，记录下多种试验已导致的教育中领导力的缺失。就看看已经发生的情况。到了我们现在讨论的年龄段，年轻人内在感受到迫切需要脱离年长者的领导，要自己负责引领自己；这一切发生的速度极快。我们不能因此责怪年轻人。这种现象的讨论对于灵性一科学有重大助益，但是起初并没有教学兴趣。我们教学兴趣必须被限制于如下的事实：年长者应该为他们丧失领导力以及丧失对年轻人的理解而负责。

因为年长者不再有实质性的东西可以给予年轻人，青少年和年轻人就已经形成自己的群体（Wandervogel 德语：候鸟），他们唱歌、交谈，穿越乡间，用一种模糊的方式寻找上一代无法提供给他们的东西。思想和言辞变得空洞；上一代人已经不再有东西能够给

予年轻人，于是年轻人便在林中漫步，在他们自身中寻求无法从年长者那里获得的话语和典范。这是当今时代一个最显著的现象。年轻人面临着巨大的问题，以往这问题是由上一代人来回答，但是现在不再由他们回答，因为他们的语言已无法理解。

还记得你们自己年轻的时候吗？你可能比这群人更有勇气，对漫游乡间并不感兴趣。你设法以某种方式存活。你假装听老一辈人的话，但却坚持现状。但是这群“候鸟”不假装。他们脱离上一代人，并且进入丛林。我们已经见到这种情况发生，也已经见证了这种青年运动的结果。不久之前，他们感觉到要在他们之间形成接触的需要，希望为他们自己找到无法从老师那里获得的东西、希望逃离他们，并且投奔于自然。他们想要在某个模糊、尚未定义的领域中找到答案。他们在他们自己中间建立关联，形成小圈子。

这真的是一个奇怪的现象，非常具有启发性。年长者失去领导力，已经变成庸人。在年轻人心中、群体的成员中这种深深的渴望已经觉醒，他们无法接受这一事实。这些多多少少受到当今时代影响的年长者，是如何做出反应的？他们没有对自己说：“我们必须进一步更深地探索良知；我们必须从自身发展的成熟阶段找到连接年轻人的方式。”不，他们做出不一样的反应，他们会说：“既然

年轻人不再希望从我们这里学习，我们应该从他们身上学习。”并且你们会在所有的教育机构中看到这种情况的发生，年长者让自己去适应年轻人的意志和要求。当你们不带偏见地看待这种新现象，你们将看到年长者希望被年轻人所领导，他们将领导力置于年轻人手中，学生团体代表现在已经在各教育机构中成为咨询者、董事会和信托成员。

我们必须考虑这个阶段更深层的意涵。它对年轻人做了些什么？他们已经度过了需要连接，希望从小圈子中找到自己的阶段，进入到在隐士般存在中寻找内在（心之）生命的阶段。这个发展的最后阶段是一种对接触的恐惧，每个人感觉到只能依赖自身的必要性。之前确定地在外在世界寻找答案，已让位于一种分裂粉碎的渴求和忧思：“到底是什么原因，让我无法公正地对待内在的那个人？”你们可以看到这种情感到处扩散；你只要足够清醒就能够看到。你们可以在心之力量的碎片中看到这种与日剧增的不确定性。你们能够感知到一种特别的恐惧，一种恐怖真空，使得年轻人在想到未来时颤栗和感到害怕。他们害怕前方的生活。对此基本上只有一个答案、一剂解药，那便是对良知的深刻探索。而且这点无法只局限于外在，最终必须引领至这个问题：当我们希望带领和指引年轻人时，用年长者的力量不再能够理解他们了，怎么会发生这样的局面呢？

让我们来对比一下，看看久远的年代，例如古希腊。希腊的年长者们，如我们从历史中所得知的一样，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了解年轻人。如果你尝试理解希腊文化，从 13/14 岁到 20/21 岁阶段，与 28 到 35 岁阶段之间，你会发现独特、但又非常明确的关系。这是古代希腊和罗马文化的特色，即 30 岁后期的人对 7 到 14 岁的孩子会有精妙的理解，30 岁出头的人对于青少年有特殊的亲和力，并且能够理解他们的需求。根据不同的年龄群体，存在着这种关系，即第三个七年阶段与第五个七年阶段的人有关系；第二个七年阶段与第六个七年阶段的人有关系。

真的很难看出人类演化背后的奥秘。但实际上我们能够清晰地感受到，对于古希腊人而言，当女孩、男孩们达到性成熟期时，他们仰视二十八九岁的人，选择他们最喜欢的，希望去自由地模仿。除了在特定年龄群体中选择的那个人，他们不再服从以往的权威。随着人类从中世纪发展到现代，这种关系变得越来越弱，直到现在彻底消失。人们被仓促忙乱地丢置在一起；以灵性方式所赋予的结构让路于混乱。从而这真实的情况引发了当今世界的社会问题；在教育中，产生了教学/教导的问题。如若不考虑这整体的演化，我们就无法取得任何进步。

我想通过指出一个具体的事实，告诉你们这个现象的原因。然后为了找到年长者和年轻人之间缺乏理解的原因，你们要做的就是去总结这具体的事实。你们知道，在我们现行的对生命的准备过程中，在我们所受的教育中，例如，我们学到的是世界上共有一百多种元素。我们学到这点，当我们成为老师时，一般来说，我们意识到这些化学元素——它们是存在的，尽管这理论最近受到攻击。但是我们已经吸收了这样的知识，即世界中的万事万物都是经由这一百多种元素合成、分解而成，并将此谨记于心。我们甚至以此为基础，发展出一种世界观。这是一场闹剧，十九世纪末期，一种世界观是建立在那时候认为的七十多种化学元素的基础之上。这引发出的问题是：行星和任何固体的东西是如何经由化学和物理变化产生的？经由尤为复杂的化学合成，自然发生论又是如何产生的？是因为想用根源于这些元素的思想理解整个世界的愿望。

古希腊人会认为用这种片面的智性（头脑）方式来理解世界，是无稽之谈、是不近人情。如果告诉希腊人想象世界是这一百多种元素合成与分解的结果，他们会在内心深处觉得，在这个过程中人将瓦解成尘土。希腊人无法理解这种想法。人到底对这样一个由元素合成、分解的世界能做些什么？这意味着什么？将发生什么？世

界可能还存在于那里，可能是个巨大的宇宙试管，但是人呢，人将如何存在其中？就仿佛我们放了一个巨大的试管在房间里，允许各种元素在里面煮沸，然后打开一扇门，把一个人通过一个开口推进试管，塞进盐和酸的混合物中。如果让古希腊人认为世界是由这些元素组成的话，这会是他们的想象。他们不会接受这种观点，他们在情感上会抗拒。我刚才描述的图景将本能地在他们心中产生。

但是我们不仅只是头而已。只有在集会场所里，鲜活、说话的头才会被当作展品来展示。不，我们不会仅作为头而存在，而是完整的人。如果我们希望只用头发展出这样的想法，如果我们的情感、意志生活和整个物质有机体都是如此构成，我们相信这个世界是由这些东西构成，我们会感觉非常不同，我们指尖所触及到的东西与希腊人会不同，希腊人会认为这种想法纯粹是无稽之谈。一个人如果相信世界只适合做一个试管，而并非宇宙，那么他的感觉会不同，他给自己的定位也会很不同。同样原理也适用于古希腊的社会生活。我们必须考虑这些事情。

我们不是只思考这个世界是由一百种元素构成。我们也将这种折感带入一天中所做的每一件事，甚至是当我们洗手和擦手时。事实上，很有可能我们的头脑在我们洗手时有如此缺乏人性的世界观，

而且用这种方式思考会在我们的情感中刻下一种特定的品质。并且当我们这样思考和感受时，当在这样的世界观中人没有任何空间时，当我们用这样的思考和情感面对 15 岁的女孩和男孩时，无法达到他们内心，我们不知道如何应对自己的情感和思考，这也就不足为奇了。用这样的世界观，我们可以在大学和学院里做讲座，去讲授我们认为正确的东西，但是我们无法真正带着这样的观念去生活。然后我们大学的毕业生变成老师，依然不知道如何与年轻人产生连接。这就是裂开在我们面前的可怕深渊。

但是就与人相关的方面来说，到了 50 或者 55 岁的时候，我们体内会产生某种与今天化学和物理所教的相似的东西。然后我们开始变得硬化，到了某种程度，内在有机体依稀与外在世界相似。我们在地球上的生命期间，宇宙的力量逐渐在我们身上产生影响。我们的物质有机体也在年老时变得硬化。大概 50 岁时，我们变得疏离；我们的内在似乎瓦解于尘土中。但是这种分崩离析是一种逐渐、缓慢的过程，并不像发生在试管中那么残酷。程度也没有那么深，尽管具有相同的趋势；它是一个更加人性化的过程。但是当我们接近死亡的年龄时，我们内在开始活跃的东西可以说是当代科学教学的同义词。我们的世界观是只有非常年老的人才能够理解的。大自然是善良的。它让老年人变得像孩子一般，从而来补偿他们。

用这样的方式谈论这些事情就好像想要开世界的玩笑一样。不，这并不关乎幽默；而是至深的悲剧。这是真实的。我们把当今世界描述成，与人的尸体同义的过程，别无其他。我们死后会发生相似的事情。随着年龄更老，我们对于死亡后物质身的过程会有所预感。然而在当代科学中对此却没有任何描述。我们的文化机构充斥着适用于物质的人死亡后的知识。但是这样的知识却并没有存在于我们的四肢中。我们只是从今天被给予的思想中吸收了这样的情感。并且传统的神学信仰也变成了空洞的话语，因为它们在自然科学对人的尸体的教学中没有容身之地。

只要我们将这样的教学仅局限于知识理论层面，或多或少还没有害处。但是，如果我们将人作为一个整体来考虑，就会问当人受到这样一种生命影响时，他/她会发生什么情况，这个问题就关乎生死。并且我们不能忽视、不能逃避这个问题。我们课堂中孩子内在活跃的力量与我们所了解的相当不同。我们不再知道他们内在活跃的是什么；我们与他们之间被一道沟壑分隔。

是的，希腊人认为我们这样谈论元素很荒谬。那他们是怎么说的呢？他们不认为世界的结构由一百种元素组成，而是由四元素一

——土、风、火和水——在其中互动。我们的学者、教授、文化和教育领导者都告诉我们：“这是一种幼稚的世界观。我们早就将它抛在身后，不再考虑了。”那些稍微有点思考能力的人都会告诉我们：“嗯，好吧，我们也在研究这些东西。今天我们将它们称为聚合状态——固体、气体和液体。我们看待温暖的方式跟希腊人天真的方式不同。是的，我们也有这些元素，但是我们已经正确地发展了它们。当然，我们很钦佩希腊人的知识。”这是一种仁慈、恩惠、谦逊的态度：“我们很幸运已经如此进步，发现全部这些元素，然而古代人只是实践各种万物有灵论，和谈论土、风、火、水。”

但这些领导者错了。在希腊人的世界观当中存在着更深的意义。当希腊人谈到土、风、火和水，他们并不像我们今天这样看待。如果你问一个曾活在希腊世界观中的人——在十五世纪依然有相当数量这样的人，后来的这些人是在书中读到它的；我们现代人有时候是在没有理解的情况下看了一下——如果你问他们：“你对火和温暖的看法是什么？”希腊人将回答：

“我认为火是温暖干燥的。”“那空气（风）呢？”“我觉得空气是温暖潮湿的。”希腊人并不思考火和风中的物质组成，而是形成一个观念。这个观念下包含次级观念在其中：温暖干燥，温暖潮湿。希腊人并不将自己局限于物质表面，而是想象这些元素为内在品质。

为了获得关于元素的知识，了解人们称之为元素的东西，人需要将自身提升进肉眼所看不见的事物中，经由思考才能把握的东西中。

他们这么做能获得什么呢？他们达成一种呼应人的以太身的理解——以太身的效用 Q 这种对于元素内在品质的理解允许他们去体验以太身。他们的体验并非处于以太身之中，而是关于以太身以怎样的方式在物质身中作用。只是智性地研究氧和碳的互动是无法取得这样的理解的。如果只是研究碳、氢、氧和硫的互动，是无法理解以太身在物质身中的工作方式的。这样的研究只会让人远离以太的活动，让人仅限于物质身之内。这意味着人只被保留在死亡之后所发生的过程领域中。以太身在物质身中工作的生命过程，只能通过想象温暖干燥、寒冷潮湿、温暖潮湿——通过在内在领会这些以太身掌握物质身的品质，通过鲜活地用四元素来理解自然，才能够得以理解。这并不是只看待物质身的幼稚观点，而是看待以太身运作的观点。后来这个观点就丢失了。

但是这对于整个人类会产生影响。思考一下。人在长大的过程中，被告知世界是由像碘、硫、硒、碑等等一百多种元素组成，所有这些元素彼此旋转交织。这会影响我们的情感，达到我们作为人被排除在这一过程之外的程度。这些元素存在于那里，但我们并不

是它们中的一部分。

一个人可以有合理的想法，是另一种看待世界、看待四元素方法的一部分——土、风、火和水——用古希腊的方式：土是冷和干的、风是暖和湿的、火是暖和干的、水是冷和湿的。当一个人想象这些品质，让这些品质活跃于内在，它们就会强烈地影响一个人——在品质方面。人会被这些品质所渗透，它们掌控四肢；它们掌控我们。这种贯穿我们四肢的观点使我们成为不同于那些在死后四肢才受到这观点影响的人。坟墓中的尸体完全符合根据化学法则组合而成的这一百多种元素。但是这样的概念不会为人的生命做任何事情。相比之下，如果使用这种四元素的观点，我们会在以太身中感知自我。

从这样的反思中你们看到，今天对人的教育真的变得相当没有必要。我们的文化和教育，充其量把我们准备得外部、机械功能正常，去维持社会现状。在这个方面，我们是有所准备的。可是作为人，我们却毫无所获。我们的教育没有深入贯彻四肢，却被卡在了智性层面。它没有影响到我们的情感和意志。

如果我们希望对此产生任何影响，就肯定会借助于布道之类的

做法。我们必须从外在接近人，但却没有给予任何能够影响他们内在生命的东西。我们今天教育年轻人的方式隐含着一个可怕的谎言。我们告诉他们要为人善良，但却不给他们提供任何能够这样做的方法。他们能做的只是把我们作为权威来顺从。如果我们能设法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恐吓人一辈子，倒也能够维持一定的秩序。警察会去应对一些难对付的人。

头脑知识对于内在生命没有任何意义。正是这个原因，让我们没有能力在年轻人生命中的重要时期，即他们应该将灵和心与物质/肉身相连接，使它们产生交互关系的时期，与他们产生连接。当年轻人希望将灵和心与物质身连接、希望与周围的生命连接时，今天的成人到底要做些什么？

我们将以这种情形为出发点来开始明天的演讲，到时候我们将进一步熟悉这个问题。我今天的意图就是在你们当中唤醒一种情感：在孩子生命中某个明确、重要的时期，在这个我们应该找到深入孩子们内心的方法的时期，我们所面对的就是关乎世界观的重要议题。

GA302__青少年教育 第 7 讲 斯图加特，1921 年 6 月 18 日

昨天我开始谈到的主题是一种关于良知的探索，它不仅适合于我们这个时代，而且对教育 14、15 岁孩子的老师们尤为必要。不仅应该在相应的时期去应对外显出性成熟的年龄；而且应该在整个学校教育期间把它铭记于心。因为我们自己所受的教育——或者说错误教育——导致我们无法真正理解孩子，尤其是这个年龄段的孩子，所以一种对良知更高程度的探索变得十分必要。

通过如下的做法我们可以想象这种情形。让我们考虑一下 21 岁至 28 岁之间的人。灵性科学谈及自我体的诞生，即当自我体实际上完全进入它自身生命中的时刻。我们强调了这样的事实：女孩的自我体在 14 或 15 岁时被星辰身所吸收，因此尚未独立，然而女孩的星辰身已经在这个年龄获得了一定的独立。男孩的自我体，我们说过，没有被星辰身所吸收；它过着一种退缩的生活。我也解释过这两种倾向、这两种特征，实际上都可以被看作是内在的人的发展的结果。

然而当自我、自我体在 21 岁完全进驻时，它会在一个人内在表现为寻找、找到他人，这时所体现的便是“他人”这个词的最充

分意义。这是这个年龄段的一个具体特征。例如，当 24 岁的年轻人找到一个 21 岁的年轻人——不小于 21 岁或不大于 28 岁——这两个人在身心灵全部领域中处于平等、互动的关系。在这个年龄我们真的是与同龄人作为平等个体来互动和产生连接。

这样的观察对于任何想参与教育的人来说都具有特殊的意义。所有常用的心理学废话都只是聪明的文字游戏。如果今天我们希望了解生命，我们就必许观察这样的事情，如 21 至 28 岁期间的年轻人相遇时，他们身上所呈现出的特殊的细微差别。

让我们考虑一下其他年龄群体：14 到 21 岁之间的一位青年，和 28 到 35 岁之间的一个人。不论性别是什么，他们是无法完全作为平等的个体来产生关联。然而，只要满足我们现在讨论的一定条件，他们之间就可以建立起意义非凡的关系。如果一个 14、15 或 16 岁的少年遇到一位 28、29 或 30 岁的人，就会发生如下情况：在星辰身的引发下，14 至 21 岁物质身的发展、特有的外在行为、提升的技能、理想、年轻人融入外在生活的方式，这些都受制于无意识，如同物质生命向外发展时，也是无意识地进行。

二十八至三十五岁之间的人，相同的发展在他们的内在生命中

呈现为一种心之形式。这也是为什么这个年龄段的人注定能够特别理解青少年、他们的情感以及内在正发生的过程。青少年也尤其适合仰视 28 到 35 岁之间的人，因为他们能够看到，28 到 35 岁的人内在活跃的东西，在青少年自己身上或多或少无意识地于身体层面，呈现在与外部世界的连接中。

这种不同年龄群体相互连接的知识还依然存在于古希腊人心中。它是一种本能体验。当古希腊少年仰视年纪略长的青年时，他们本能地、并非完全有意识地感受到：“他们心中有着我们身体里有的东西；我们看到有些我们物质身里具有的东西以一种更加精致的方式自他们那里朝我们而来。”而且 28 或 29 岁的希腊青年，无比喜悦地看着 14、15 和 16 岁少年身上的发展和呈现。那时这不同的年龄群体之间存在这种真正的关系，在这种本能的生命感觉中，一个人只是因为年龄的原因，而对另一个人而言很重要。不像在我们的文化中，人们仅以抽象的方式相互关联。希腊人依然以格外强烈的方式体验到这种本能的关系，并且这也真实地影响他们的社会生活。

尝试想象希腊这样的情形。孩子渐渐长大，敬佩一个三十出头的人。一旦到了 21 岁，这孩子强烈地感受到：“现在我要找一个

同龄的伙伴。”这会产生多样性，以及内向性的结果。

这也为社会生活赋予了一定的结构。如今，当人类不再具有这种本能生命时，尤其是当青少年的老师不知道如何面对他们时，我们必须格外强调这点。我们无法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像我昨天说的——我们没有被给予这样的思想和概念，能够影响我们的情感到这种程度：让那些在演化的自然过程中失去的本能，以一种更有意识的方式复活。

如若没有我们对人智学的灵性科学的专注，通过它，这样的情感、这样精致的情感能够再次被激发，我们自己与大孩子之间的沟壑将日渐加深。到那时候我们只能去命令、要求他们做这做那。如果不成功，那只能求助于警察或其他权威，于是他们会去威胁那些不顺从的孩子。我们无法建立一种师生之间的内在关系，除非——无论这听起来有多么理论化——我们在自己的整个存在中激发起那些思想，它们能够再次唤醒那些本能的生命曾经在过去给人们提供的东西，但现在是有意识的。

正如我昨天所讲的，因为世界观的区别，我们今天所了解的这个世界——自然中的不同物质和属性是由一百多种元素组合而成

一²只有在我们死后，对坟墓中的尸体才适用。化学作用和物理作用与活着的人没有关系，只跟尸体相关，因为尸体是按照我们在这些元素的组合中所找到的法则来分解的。

相比之下，我们可以指出尤其是古希腊人所具有的观点，四世纪的一些人依然持有——在今天被斥为是幼稚的观点，就像昨天我说的一样。但是这样的观点，如果有正确的理解，会给人提供一些别的东西：他们看待四元素，即土、风、火和水的方式。正如我指出的，他们并不是只把四元素看作粗糙的感官印象、粗糙的物质图景；他们看待四元素的内在品质。火同时含有温暖且干燥的品质；他们认为水是寒冷潮湿的。他们与四元素关联的鲜活概念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去应用。

他们将这些应用到他们对自己与土、风、火、水的连接的看法中，在其中他们看到图景、相当确定的图景。他们可以把这些应用到人的以太身激活物质的混合与解离、合成与分解的方式中。他们能够理解从出生到死亡物质身中以太身是如何工作的。相比之下，我们所做的是将我们的思考仅仅局限在死亡以后尸体中所发生的过程，符合物理和化学法则的过程。正是通过发展出火是温暖而干燥、水是寒冷而潮湿、土是寒冷而干燥等等这些品质上的属性，希

腊人及他们直到十五世纪的后继者，能够考量物质身中以太身的运作。

通过将这四元素应用到人身上，一个人将用更加鲜活、内在的方式来工作，这使得人能够想象出以太身参与进物质中。把这种参与与想象为鲜活的过程，人的内在变得更加灵动、鲜活，尤其是如果一个人自己的想象中加入希腊人依然用鲜活方式理解的其他东西。他们想象出如下内容【画了一幅图】。

你们知道，今天在地球的表面有绿色植物。我们如何想象发生在植物世界中的过程呢？这里，我们的知识再次局限于这一百多种元素发生的化学分解与合成。其他的东西都被否定掉，或者尝试根据类似的相应矿物互动来理解它。一个人想要把叶绿素，植物的绿色，与一些植物生长过程中的外在实体的互动，看作类似于发生在试管中的过程。这一点实际上并没有多说，但这种思维模式已经很普遍。人们根据植物的矿物属性来研究它们。

另一方面，尽管希腊人并没有精确的表达，却说：“一株植物生长时，土那寒冷干燥的品质从下向上发生作用。一旦植物从土里冒出，长出叶子，开出色彩艳丽的花朵，我们用想象它们品质的方

式，把这一切看作是水和空气（风）的效果；渗透整个植株的还有火的影响。环境中到处充满这种温暖干燥、寒冷潮湿、温暖潮湿的互动和交织，所有这一切，所有地球表面上干、冷、湿、暖这些品质相互交织、相互流转，都影响着植物的生命。”

我们只是需要明白这一点。如果能做到的话，当我们把视角从植物转向人，转向人内在的以太身活跃的方式，那么我们会看到类似于植物生命的一些东西。当我们看到整个植物的生命，我可以说，内在会被搅动和激发去参与进植物的生命，这客观的生命中。希腊人感受到这点。对外在，他们说：“万事万物都在绽放、蓬勃、生长、一直在改变。所有这一切也都工作于我的内在。”以这样的方式去想象，希腊人自己的以太身活动，就是可以体验的。希腊人反思到：“我对于内在以太身的构成并不陌生。当然，我看不到它。但借助于看到我周围万物的生长，我也在我的内在体验到这些活动。”

但是如果这样的一个希腊人——当然不是现在入世的，而是一个古代希腊人——现在还活着，而且如果一个现代化学家告诉他：“你们的观点荒谬、幼稚，我们早就抛诸脑后，发现了不是四种，而是一百多种元素——氢、氧、氯、溴、碘等等”——希腊人将这

样回应说：“我对此没有异议，它并无害处。但这只不过就是我对于土寒冷干燥品质的理解更加具体、细致的研究而已。你并没有获得任何超出土的寒冷干燥属性以外的知识。你对于水、火和风一无所知。你对于植物界、以及自己以太生命中所发生的一切没有一点认知。你甚至无法谈论植物，因为这些元素的知识，无法让你了解任何关于生命、关于植物生命中作用的东西。”

一旦我们的内在体验到周围世界的绿化和生长过程，一旦这些过程不再无法理解，就试着去感受一下我们这些话语的另一层回响，它们将如何鲜活地存在。并且我向你们保证，一旦它再次成为一种鲜活的体验，融入教育，这种内在的微妙差别渗透我们的话语，将不再局限于抽象地影响心，而是会再次给脸庞添上色彩。它将转化整个人，将带来和谐的效果。不考虑任何其他，老师的话语就会对他们产生健康的回响，会具有不同的效果。所有的其他理论，告诉我们该做什么、事情应该是怎样的，基本上都是温室里培植出来的植物而已。真正的教育应该自然地生长。如同活跃在血管和神经里的吸收养分的过程，这也必须被吸收进我们的心像和情感中，从而在我们的有机体内跟我们一起生长。

告诉别人该做什么，这基本上就标志着愚蠢的开始。这就好像

告诉一个炉子，“现在把你放到房间里，你作为炉子的职责就是温暖这个房间。”炉子可以填满木柴，然后点燃；但是教育需要一种真正对人的认知，它可以在整个人内在鲜活起来，可以触及我们的情感、还有我们的意志。我们非常有必要发展出这样的一种知识。

然而希腊人不是只将自己局限于观察植物的生命。正如他们所说，他们仰望宇宙，他们最初在那里感知到旋转的行星从月亮到土星。

希腊人观察星辰并感觉到：“在地球上，行星围绕着我，我被火、风和水的影响所渗透。植物中也贯穿着火、风和水。我在植物界看到的也有节奏地工作于我的内在。实际上我的内在承载着一整年。因为干湿和冷暖的过程在植物生发和衰败的过程中和谐着，所以以太身也作用于我内在。唯一的区别就是，我的内在有整个世界，因此一年中发生在外在的事情，以较短的节奏发生于我的内在。”

希腊人感觉自己是世界中有生命的存在，感觉自己是属于大地的存在。但是而后他们会说：“对于植物，我能看到土、风、火、水互动的开始。然后以太带着它的影响向上延展。它现在与宇宙相遇、与星辰的影响相遇，起初它是与行星对火、风和水的影响相遇。

如果没有行星，我也具有以太身，植物亦能生存。但是例如，如果没有土星的力量从外面工作，我就无法发展出脑前叶。如果没有火星的力量从外面工作，我就无法发展出喉部。如果没有从外向内放射的力量，我也无法发展出心脏。”

这些想法促成了进一步的思考：“这些力量是从外向内放射。以太是向外放射。但是构成我的力量是从无穷的宇宙之外放射进来——这些力量经由行星的影响被调整，这些力量从超越植物世界以外的地方方向内延展。”希腊人觉得：“如果没有土星、火星、太阳或水星，我不会拥有脑前叶、不会拥有喉部、心脏或者胃。”经由身体器官，希腊人感觉自己是广袤宇宙的一部分，就如同他们在以太身中感觉自己是上、风、火、水的一部分一样。并且他们理解宇宙的力量正是用允许心脏、肺和其它器官得以发展的方式在土、风、火、水中相互流转。

希腊人不仅觉得自己是属于大地的物质产物，更是属于整个宇宙的。“我在这里。”他们会说，“站在植物旁。但是宇宙的力量活跃于我的内在。这些力量也影响植物，但仅止于外在。它们无法进入植物、无法在植物中生成器官。但是这些力量渗透我，在我的内在生成与动物共有的一切。在组织宇宙影响方面，我远可能触及

到黄道十二宫。我穷尽行星领域，观察到纳入我动物品性和周围动物中的一切。我看到动物在它们的特征形态中例如我看一只狮子。在狮子身上，我看到行星和恒星明确的互动，这使得我能够理解为什么狮子具有这特定的形体以及这些特定的特征。这同样适用于其它动物。通过了解周围动物的本性，我学会了解星辰身。我也体验到自己内在的星辰身，如同我在植物中体验到自己内在的以太身一样。与地球上的动物一起，我不仅是大地的生物，也是宇宙的一员，是由于星辰存在而脉动穿越宇宙的一员。”

对世界这样的感知实际上可以渗透一个人、渗透他的情感，于是他会说：“当然，我能看到物体根据矿物法则被形成。但是这些并不包括我。我既不是植物世界的一部分，肯定也不是动物世界的一部分。我无法只依赖从大地上升的力量而在地球上生活。”尽管尚是本能地，但是希腊人感受到自己生活在本质上由元素构成的宇宙整体中。

然后就会在黄道十二宫的圆环以外找寻自我体，在一个纯粹的灵性领域中，除了在它的外部图景太阳那里，无法为它找到一个物质相关物。这是更加早期的人们对太阳所抱持的观点；在希腊文明时期，这种想法已略有衰退了。

我们的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想象太阳是宇宙中两千万英里以外的一个巨大的气态球体。这巨大的宇宙燃气炉，没有墙壁，向四面八方辐射光和热。如果我们希望自己是专家，而不是幼稚的外行，就只能这样解释，这是唯一的理念。实际上，只有所谓的“专家、高手”才持有这种观点。你进行如下想象才会更接近真相。想想你被光所围绕。光无处不在。但却不存在一个能够反射光的物体。那么光也不会被反射到你身上；充满光的空间将是黑暗的。你什么也看不见；你会完全被黑暗所围绕。如果除了光，别无其它，我们只会经验到完全的黑暗。只有当光被某物捕捉到时，它才会返回我们这里；否则我们看不到它。在一个充满光的房间里只有彻底的黑暗。

一个优于我们的时代当然接受这种观点。人们知道太阳并非一个巨大的燃气炉，那不仅仅是一个空的空间，而是少于空间，一个负空间。如果我们的物理学家能旅行到太阳，一定会发现他们这辈子最惊奇的事。他们无法找到想象的燃气球体，感知不到任何东西，甚至连空间都没有，仅存的是残余的空间，一种能量或力量吸收了空间。这股力量确实存在。空间无处不在。我们必须能够想象出“少于空间”是怎样的情况。同时，至少我们知道“少于没钱”意味着负债。

空间有其界限，负空间聚集光，光无法穿越负空无，而是被辐射回来。因此太阳变得可见。光无处不在。我们所看到的太阳只是一个把光辐射回来的实体，一个反射光的仪器。根据希腊人的观点，这光的源头在超越黄道十二宫的区域。光从宇宙远处进入，并不是从可感知的空间而来。但是它被太阳搜集，变得可见。

所以希腊人说，这与自我体的发展相关，它的源头是在高于行星的领域。太阳与自我体相关，只是凭借一个事实，太阳少于空间，空于空间，在太阳的地方，所有的物质都不存在，因此灵可以进驻。正因为希腊人理解太阳的灵性本质，所以他们感觉自身与它密切相关。

这种鲜活的情感，这样通过仰望宇宙进入灵，在六世纪时依然还能够有意识地被经验到，尤其是在四世纪中期。因为这种鲜活的情感，事件被描述为并非源于行星的影响，而是因为【灵性】等级存在，它们移动着外在被感知为行星的物体。如果我们希望在不同层面体验自己、为何作为人类被给予世界，那么就必须要有一种鲜活的想法。

如果现在我们从这个视角看一下动物王国，我们可能会说，这也在我们内在。它产生了我们的器官。但是我看到的动物被封闭在确定的形态中。我没有变成这样的形态。我看起来不像一只狮子、一头牛或一只猪。我内在有所有动物的综合；我内在有它们所有的特质。如果太阳的影响没有均衡这一切，我将成为这样的一个人，在这个人身上整个动物王国被乱扔到一起、旋转着、所有的动物都相互根植其中。正是太阳的影响，均衡了它，给它带来平衡的状态。

我内在承载着所有动物的属性，但以一种压制的方式，这一事实的结果是什么呢？它允许我去思考形态、想象。动物是根据它们的想象在外部被形塑；它们是鲜活的想象、作为想象四处移动。看到动物，我就能看到想象的世界。我内在也有相同的形态。它们在我内在变成思想图景，因为我没有采取它们的外在形态，没有让它们呈现于空间中。

如果我们追溯到更久远的时期，泰勒斯以前的时代，我们会找到在神秘中心所传授的确切的知识。柏拉图在他的奥秘文章中记录了这种知识。我们或许可以描述如下。逻辑是什么？鲜活的逻辑就是动物学！动物王国中呈现的表达在我们内在将自身和谐，

根据我们的倾向，采取灵性的、抽象的形态，因此在我们内在产生鲜活的思想活动。正是动物王国活跃于我们的思想生活中。因此，逻辑就是动物学。

这知识后来被亚理斯多德的苏格拉底学派所取代，而且这种意识也失去了。当具有鲜活关系的选擇性黄和(*electiveafSnities*)让位于判断关系、概念的抽象连接时，抽象逻辑便开始了——正如我们看到它们在亚理斯多德的逻辑中被表达出来，这种逻辑会让专注于此的学生驱于绝望，因为在其中找不到任何可以在其上去构建的具体东西、没有任何能够抓住的东西。

我们感受、我们思考、我们发展概念，因为于我们内在具有动物王国在我们外部所展现出来的东西。如果发展出这样的观点，我们就用一种相当不同的方式把自己赋予世界中。然后意志和情感也以一种相当不同的方式获得生机。我们感觉自己与自然王国相互关联。并且逐渐地不仅在自身中体验到以太身的活动，还有星辰身的活动。

如果我们不是将自己局限在当今盛行的抽象概念中，如果我们

的内在被积极的形式所激发，那么当我们面对 14、15 岁的孩子时，就可以学着去观察他们。我们内在所接收的会导引我们的眼睛和耳朵，知道下次应该如何上课。我们的眼睛得到带领和指引，我们的耳朵得到带领和指引，只有用这种方式才能激发我们观察到 14、15 岁孩子身上正在发生的事情。如果没有这种刺激，如果我们没有让进入我们情感生活的灵性科学渗透我们，我们面对年轻人时——就像我年轻时人们常说的——“就像公牛吃完一星期的草之后，遇上了星期天。”

这些正是我们必须赋予文化、文明和科学的，从而它们才能变得真实，而不仅仅是一堆名字、唯名论，从而才能在我们心中点燃意义和真相。这才让我们能去观察人。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很狡猾地进行观察，将他们的行为记录在笔记本上。不，当我们用这种方式观察的时候，积极的形式就好像自动地来到我们这里。我们会对每个孩子形成一种判断，不需要谈论，因为它可以在我们内在很灵活。然后我们可以将它提升到意识层面，从而根据我们内在鲜活、涌动的无数判断去上课，仿佛整个动物王国都鲜活地生活在真实的思想形态中。

想一想，如果我们不得不了解一切，如果我们不得不对狮子如

何吃一只羊羔有清晰的概念,如果我们必须对此完全有意识,这意味着什么。同理,我们也无法判断环境中的一切,无法将每件事都提升到明确的意识层面。但是它可以在那里;我们可以据此采取相应的行动。如果我们不是以这为出发点:只考虑抽象概念、抽象自然法则的知识,没有可能将自身提升至积极思想形式的知识,那么我们就可以立足于学生中间并采取适当的行动。但是如果只是想象一个巨大的、没有墙壁的燃气炉在宇宙中沸腾,那我们又如何能超越只是这样的出发点呢?这样的概念是无法引发对人更好的理解。

所有这一切都必须促成对良知深刻的探索,告诉我们自己,除非我们做出的每一分努力都是用灵性科学渗透本能和情感生活的,否则我们根本无法理解 14、15 岁的孩子。只有通过慢慢学习这种知识,我们才能学着去理解他们。这也是我们一直强调人智学就是教育学的原因。换句话说,当老师到了能够进行教育的阶段时,人智学就变成了教育学。如果应用到教育中,所需要的就是将通过人智学放入心之深处的东西,再次提取出来。我想说的是,如果在每个人身上呈现的品质被赋予教学的方向,那么人智学对人的理解也将变成真正的教育学。

昨天我跟十年级的老师谈到,他们应该从关于人的特定知识开

始。这样的知识希望让我们理解，我们应该把人根据身、心和灵再次放入整个宇宙中。我们真的应该——如果我们是基于对人的这种知识而工作的真正的老师研究解剖学和生理学，学习在这些领域中由几个世纪毫无灵性的工作所产生的一切。但是这些书籍只应该是信息来源，我们永远不应该忽略掉将从人智学中所获得的知识倾注其中。

只有这种方法才能阐明这些书中出现的信息，阐明今天通常被当作真相的内容。对这种文献你一定具有跟他人不同的观点。当然会有人说你傲慢、糟糕，但是你又不得不接受今天这样的待遇。你不得不忍受它。你不得不看到当代科学仅仅提供了信息来源——就像一位古希腊文化的成员，如果这样的一个人在今天活过来、读到一本化学书，会说：“关于土我了解的是，它是干燥、冰冷的，它影响植物生长，这一点你详细告诉我了。了解细节很有趣，但你对生命整体没有任何了解；你只是知道了它的四分之一而已。”

我们必须回归这样的一种知识：能够进入我们情感和意志；渗透我们的整个存在；这知识之于心与灵，就像血液之于物质身。然后成为不同的人，我们也将成为真正的老师。教育这个行业无法容忍人的自动化，即在教育理论中各种人工种植的温室植物的结果。

当今甚至还有一些实验就是为了产生新概念——那些实验表明记忆如何工作；意志甚至思想如何发展、如何运作；甚至会产生结果的无害的游戏。我们不需要反对游戏，那些孩子的或者实验室的游戏。但重要的是，我们反对这些实验所导致的视野的狭隘。

GA302__青少年教育 第 8 讲 斯图加特，1921 年 6 月 19 日

在对于教育的思考中，必须强调作为老师我们的工作，取决于我们自我发展和融入世界的方式。我们必须区分频繁特征化的 13、14 和 15 岁——我们为这个年龄阶段正确地准备课程尤为重要。

但是我们也要用这种方式组织全部的教育活动，即我们根据年龄帮助孩子准备好。一切都取决于他们与世界发展出一种明确的关系。这种与世界的关系在我们现在讨论的这个年龄尤其显著，当女孩和男孩们开始趋向理想、趋向生命中可以增添到物质、感官感知世界的其他事物。即便在令人生厌的青春期中，我们也能看到这种超感官、理想生活的倾向——似乎朝向一种有更高目的的想法：人生必须有意义！这是人类深植的信念。我们必须重视这一点“人生必须有意义、有目标！”

格外重要的是，在这个年龄，我们不能将基本的内在准则——人生必须有目标——导引至错误的方向。经常看到这个年龄的男孩们充满各种想法和对人生的希望，因此他们很容易形成这个或那个必须是这样或那样的观念。女孩们形成对生活做出某种判断的习惯。尤其是在这个年龄，她们严厉地批判人生，坚信她们知道是非对错、

公平与否。他们做出明确的判断，确信人生必须提供一些来自于人性深处思想的东西，然后必须在世界中得以实现。这种理想、思想的倾向实际上在这个年龄会强烈呈现出来。

从一年级开始直至整个小学期间，我们是否能够允许孩子们成长进入这充满理想、想象的人生，取决于我们。一个必要条件是，我们对儿童发展方式有正确的理解，并能够用这样的原则来渗透我们整个存在。透过人智学，我们对三个最重要的方面获得了理论知识。孩子在七岁换牙之前，基本上是模仿者。我们可以说，他们通过过去做在环境中看到的事情来发展。他们全部的活动都基本是模仿。然后在换牙期间，孩子们开始感受到对权威的需要，需要有人告诉他们做什么。因此，在换牙之前，孩子们理所当然地接受环境里所做的事情，复制好的及坏的，真的以及假的，现在他们感觉不再需要去模仿，而是知道他们可以执行他们被告知去做和不去做的事情。然后再次，青春期的孩子们开始感到他们现在能够自己做出判断，但是仍然想要得到他们自己所选择的权威的支持：“这个人的话可以听从；我能够接受他或她的观点和判断。”

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允许孩子用正确的方式融入这种与权威的自然关系。想要做到这点，我们必须理解模仿的本能的意义和重要性。它到底告诉了我们什么？如果我们不把孩子看作从灵性世界而

来，就无法理解这种模仿的本能。局限于将孩子看作是遗传特征结果的年代，实在无法真正理解模仿的本质。它无法了解散简单的鲜活概念、能够有生命的概念。

这个年代的科学看待化学、物理的世界，在化学中列举出的元素是如何分解和合成的；在进入生命领域的进程中，它发现——但是却用一种合成分解的方式——完全与人类尸体中呼应一致的过程。这样的科学，应用在尸体自然分解的过程所观察到的相同方式，在鲜活的有机体中发现相同的元素：碳、氧、氮以及其他。而且它发现这些元素存在于我们所知的蛋白形态中。现在科学家试图发现蛋白中的碳、氮、氢和氧如何用一种鲜活的方式去被合成。他们还希望有一天能够发现这些元素——C、N、H、和 O——如何因为聚集在蛋白中而发展成一种确定的结构。

但是这个过程永远不会引发对作为生命基础的蛋白的真正理解。用这种方式描述细胞中的蛋白特征，我们就是在遵循一个错误的方向。真实情况相当不同。将物质聚集在一起的自然、本能力量，即可以带来具体形态的力量，例如一块高山水晶、一块黄铁矿、或者其他矿物，在蛋白创造的过程中变成一种混沌的状态。我们应该，在研究蛋白的过程中，并非注意更加复杂的法则，而是去观察这些

力量如何在相互关系中麻痹自己，在蛋白中停止活跃、不再存在。我们不应该去看结构，而是去寻找混沌、消融。我们应该告诉自己：这些物质，当它们过渡到它们表现为蛋白的阶段时，在相互的活动中变成一种混乱状态；然后它们进入一种不明确、模糊的阶段，停止相互影响，进入一种打开自己接受另一种影响的阶段。

在一般的生命过程中，这种混沌状况，经由有机体中的矿物过程，依然多少受到抑制。我们的大脑、肺和肝中的细胞，只要是蛋白，就仍然受到我们从食物当中所接收到的力量的影响。在那里这种混沌状态不再存在。但是在后来成为生殖细胞的那些细胞中，细胞物质受到保护免受食物影响，免受我们所摄入食物的力量影响。在生殖细胞中，几乎完全是一片混沌；所有的矿物质被彻底破坏、摧毁。凭借这样一个事实：地球上的影响、矿物活动通过一个被破坏、摧毁的艰难的过程，人、动物和植物中生殖细胞被制造出来。这个过程允许有机体变得能够接收宇宙的作用。宇宙的力量现在能够从各个方向作用进有机体。这些宇宙的力量起初是受到另一性别生殖细胞的影响，在以太中加入星辰。我们可以说，因为矿物元素将自身去矿物化，才产生了宇宙法则经由蛋白混沌状况从而进入这条迂回路径的可能，然而通常在矿物世界中，我们发现都是地球上的在影响地球上的。

只要自然科学是努力在有机分子中寻找一种只是比无机分子更复杂的结构，那它就永远无法真正理解蛋白的本质。今天的化学和生理学主要关注的是，在不同的身体中发现原子结构，呈现为更加复杂形态的原子，在蛋白的原子中达到极致。蛋白的分子并非倾向于更加复杂，然而，确实倾向于消融矿物结构，因此地球外的(extraterrestrial)-----并非地球上的——力量能够影响它。

在这里我们的思考被现代科学搞糊涂了。我们被引领至——在最重要的方面——与现实没有任何关联的思考上。当代对蛋白特质的知识阻碍了我们将思考提升到实相层面，那就是进入人类的东西并非来自于遗传，而是经由宇宙的迂回路径。当今关于蛋白的观点没有给关于人的先存性(pre-existence)概念留有任何空间。

作为老师，我们必须了解学习的极度重要，从而让自己远离现代科学的基本信条。一个人可以用现代科学的基本信条迷惑他人，但却不能用它们来教学。我们的大学也根本不教学。他们做什么呢？有着依靠联盟或协会的力量强化其地位的一个学院。学生们为了准备面对未来的生活，不得不聚集在那里。没有人愿意这样做。如果让他们自己去发展内在力量和潜力，老人和年轻人都不会这么

做。为了让他们学习，就有必要进行强制。如果他们希望为自己的职业做准备，在这种情况下就会被迫被关押一段时间。而且正因如此，这些机构并未想过要放松他们的权力。相信这种机构是一种幼稚的想法，它们是强制会员制所依附的最后据点——所有其他联盟的强制会员制都不复存在——很难相信这种机构正处于进步的前列。它们是最不应该寻求答案的处所。任何其他具有中世纪强制措施和规定的地方都已消失殆尽。用这种方式开展今日的大学，那它们则与中世纪的公会没有任何区别。我们的大学就成了这种公会的最后残余。而且因为关心这些事情的那些人对于这种发展不再有任何认知和感受，他们争取了演出事业的帮忙，尤其是在像毕业典礼这样的亮点时刻——学位帽、毕业礼服等等。重要的是，要能够看到这些事情背后的东西。

今天希望从事教育、教学的人必须找到其他方式，成为一个真正的人；必须获得关于基本原则的新观念。然后才能够对儿童早期的模仿本质有正确的理解。

在灵性世界中的时候，在受孕之前，孩子的心理所当然地从它周围的灵性环境中接受一切。出生以后，孩子继续这种心在灵性世界已经变得熟悉的活动。在孩子的模仿中，我们能够看到这种出生之前的习惯并未丢失；它只是采取了不同的方向。受孕之前，孩子所关注的是来自内部的发展；现在面临的是外在的世界。我们可以

用以下的图景来帮助我们理解这种区别。在受孕之前，孩子仿佛是在一个球里面；现在孩子是从外面看这个球。一个人用肉眼看的世界只是他之前从内部看到的東西的外部。模仿是孩子在全部活动中的本能冲动，是孩子在灵性世界中体验的延续；正是透过模仿，孩子在物质世界中发展出与灵性世界的最初关系。

想想这意味着什么！请记住，年幼的孩子想要根据在灵性世界中的有效原则来面对外在世界。在生命初期，孩子发展出一种对真实的感觉，以这样的方式与世界连接，达成信念：“我周围的一切都跟我在灵性世界中清晰感知到的一切一样真实。”孩子在上学之前发展出这种对真实的感觉。我们在孩子进入小学时依然能观察到这种信念的最后阶段，并且我们必须以正确的方式接受孩子对真实的感觉。否则我们就没有进一步发展它，反而是钝化了它。

现在考虑一下孩子们进入一年级，被迫适应今天人们阅读和书写的常规方式——这是一种人性以外的活动。我们现代的读写方式是抽象的、人性以外的。不久之前，字母的形态都还相当不同。它们是图画——它们并非提醒人们关于实相，而是它们描绘实相。但是现在教授罗马字母，我们就把孩子带入一个相当陌生的元素中，使他们不再能够模仿。

如果我们给孩子展示图片，教他们如何画出艺术化、图像化的形态，鼓励他们通过适应孩子本性的音乐元素，让自己进入世界的图景中，那么我们就是继续他们在上学之前自己一直做的事情。如果，另一方面，我们通过指示孩子抄写抽象的字母“T”或“O”来教他们，他们没有理由对此感兴趣，没有理由从内在与我们的教学相连接。孩子必须以某种方式与他们正在做的事情有所连接。并且这种模仿感现在必须被美感所替代。我们必须开始从各个方向工作，致力于从模仿中健康地分离，允许孩子的模仿让位于与世界的一种正确、更加外在的关系。孩子必须成长为能够美丽地复制外在世界的存在。并且我们现在必须开始思考两个尚未充分分化的方面——即身体技能的教学以及更加与知识、概念发展相关的教学。

当孩子们唱歌或者做优律司美运动时，他们实际上在做什么？他们将自己从模仿中脱离出来，然而模仿的活动以某种方式仍在继续。孩子们运动。唱歌和听音乐基本上是内在运动——与模仿中相同的过程。那么当我们让孩子们做优律司美时，我们实际上又在做什么呢？我们并不是给他们蜡棒，让他们写一个字母或“E”，他们与这种活动只有纯粹的认知连接，在优律司美中，我们让孩子透过他们自己的人的形态，把组成语言内容的东西写入世界中。人并非

被导向抽象符号，而是允许他或她，经由其有机体，将可以被铭刻的东西写入世界中。因此我们允许人继续出生前生命的活动。而且如果当我们教授读写时，不诉诸于抽象符号，而是透过图景，那么当我们必须启动它时，就没有让自己脱离真实的存在，就没有让人完全远离它。透过努力和练习，我们启用人的全部。

我想请你们留意一下，关于孩子们的活动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一方面，我们有纯粹的生理、体育课程。孩子们像动物一样被训练、驯服，我们只是使用不同的方法而已。但是灵和心被排除在我们的考虑之外。另一方面，我们有些与人身体根本无关的课程。我们已经进步到这样的程度，在书写和阅读中，更加精细的手指、手臂和眼睛运动如此活跃，以至于有机体其他部分都不参与其中。我们简直是将人切成两半。

但是当我们教优律司美时，当运动中包含孩子们在书写中要学的内容时，我们就将这两部分，即身与心/灵，更加紧密结合在一起。而且在孩子们的艺术活动中，当字母从图景中浮现，我们有完全相同的活动——然而现在略带心和灵的品质——就如同在优律司美运动或听唱歌时一样，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自己的意识得到运用。我们将身、心和灵连接在一起，允许孩子成为一个整体。

通过用这种方法进行，我们当然会发现在家长/教师会议中受到家长的责备。我们只要学会如何恰当地处理就好，例如，当他们要求我们将儿子转到一个男老师班上。例如，他们会说更尊重男老师。“我儿子已经 8 岁了，还不能正确拼写。”他们因为这点责怪女老师，相信男老师更有可能在这个方面训练孩子。

这种在我们学校社群里一直听到的错误观点，必须得到检视；我们必须纠正观点、开导家长。但是我们一定不要惊吓到他们。我们不能用我们在这里说话的方式跟他们讲话。我们不能对他们说：“你应该感激你儿子 9 岁都还不能够流利读写的事实。稍后他会因此读写得更好。如果他 9 岁就已经能够读写得很完美，他以后就会变成一个自动机器，因为那样他被灌输了一种陌生元素。他会变成一个自动机器、一个机器人。”

那些读写活动得到其他事情平衡的孩子将成长为更加完整的人。我们不得不对今天的成人温柔些，他们已经被现代文化所影响。我们必须不能惊吓他们；那对我们的事业没有任何帮助。但是我们必须巧妙、柔和地找到一种方式让他们信服，如果他们的孩子到了 9 岁尚未读写流畅，这也不会构成一种违背孩子神圣之灵的罪。

如果用这种方式，我们引领孩子正确地融入生活——如果我们没有“把孩子劈成两半”，而是将孩子的整个存在保持完好无缺，我们将在孩子生命 9 岁时观察到格外重要的一点。孩子将以相当不同的方式与外在世界产生美联。仿佛孩子醒过来了，开始与自我体有了一种新的连接。我们应该在一开始就留意到这个变化。在我们的时代，有可能这个变化会发生的早些。我们应该观察到与环境的新关系——孩子表现出惊奇、惊讶。通常这种变化发生在 9 岁到 10 岁之间。

如果我们于内在、深思熟虑地问自己是什么导致了这个状况，我们将接收到一个无法用语言准确表达，但可以通过如下类比来传递的答案。以前，如果我们给孩子一面镜子，孩子在其中看到自己的镜像，他看待它不会异于其他任何物体，不会受到它特别的影响。想象你给一只猴子一面镜子。你曾经观察过吗？猴子抓到镜子，跑到一个可以不被打扰、非常安静地去看的的地方。猴子会对这映像深深着迷。如果你尝试把镜子拿走，那你可没有优势。猴子绝对会执意要抓住它在镜子里看到的東西。但是你不会注意到之后猴子身上丝毫的变化。不会导致它变得虚荣；这种体验不会用这样的方式影响到猴子。镜像的即刻感觉印象让猴子着迷，但是这体验并没有嬗

变为任何其他东西。一旦镜子被拿走，猴子就忘了整件事情；这体验当然也不会产生虚荣。

但是孩子到了这个特征性年龄，看到自己的镜像会忍不住要去转化他或她之前的情感方式，要变得虚荣、轻佻。这是仅满足于在镜中看到自己的猴子，与孩子之间的区别。在猴子那里，这体验不会永久性地影响它的情感和意志。但是对于 9 岁半的孩子，在镜中看到自己的体验产生持久的印象，会以某种方式影响他或她的性格。

一个真实的实验可以确认这个结果。一个希望把教育变成实验科学的时代——因为无法想出任何其他应对的办法，因为已经失去与它的所有内在连接——很倾向于为了发现 9 岁到 10 岁的转变本质而去做实验。可能会给孩子们镜子，记录下他们的反应，还会写出些有学问的书籍等等。但是这样的程序对于心和灵来说，丝毫不异于那些我们普通方法无法解决人类之谜的假设。为了得到答案，为了探索死亡那一刻生命的秘密，我们必须决定每年杀人。这样的科学实验在这个物质、感官感知的世界中还没有得到允许。但是在心和灵的领域中，我们已经进展到一个地步，即麻痹不幸的受害者、终生麻痹他们的生命这样的实验是得到允许的，然而这样的实验是应该避免的。

拿起任何有关教育的书籍，你都会发现与我们正好相反的想法。例如，你会读到关于记忆和感受本质的内容，你们应该在课堂中避免应用这些。实验教育法正是用一些应该废除的实验充斥自身。应该避免的一切都被拿来做实验。这是我们当代文明破坏性的实践——希望发现尸体中的过程，而非生命中的。实验教育法希望研究的正是死亡过程，而不是作出努力去观察生命：孩子们以精微、细腻的方式，开始惊讶于他们看到的周围世界，因为他们开始看到自己置身于世界中。只有到了这个阶段，一个人才有了自我意识、对自己的自我体有觉知。当一个人看到它被反射，从环境中的四面八方辐射回来，从植物和动物那里；当一个人开始在自己的情感中经验它们，他便有意识地与它们产生关系，经由自己的努力发展出一种认知。

这种意识开始在 9、10 岁的孩子身上醒来。如果我们避免形塑性活动，如果我们避免有意义的运动，例如优律司美，那它就不会醒来。这就是今天没有做的事情。孩子没有受到教育去做有意义、合理的事情。像在牧场上的小羊羔一样，他们被带到体育馆，按指令以某种方式运动他们的双臂，被告知如何使用不同的器械。在这些活动中没有任何具有灵性元素的东西——你们有注意到有什么

灵性元素吗？当然，关于这些活动有很多美妙的说辞，但是它们并没有被灵所渗透。

结果是什么呢？在孩子身上，提供最佳机会融合美感的年龄时，他们没有接收到。孩子们非常希望能够矗立于敬畏、惊奇中，但是这种反应的力量被挤压了。让我们看一看当前的课程大纲和倾向。6、7岁的孩子，一入学，对待他们的方式就使他们在10岁本应具有的体验无法渗透至他们。他们体验不到任何东西。结果，他们应该具有的体验传递进入身体，而没有进入意识。它们在无意识领域的深处隆隆作响，并且转化为个体对此毫无认知的情感和本能。人们在生命中游走却无法与它产生关联，无法在其中有所发现。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人们无法在生命中观察到有意义的东西，因为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没有学会在生命中看到美。他们所发现的全部都是最枯燥意义上的东西，也只是增加了他们的知识而已。但是他们无法发现那无处不在的、神秘隐藏的美，而且与生命真正的连接也消失了。

这就是文化正在发生的过程。人与自然的连接消失了。如果一个人能够被此渗透，如果一个人能够观察到这点，那么他就知道一切是如何取决于找到正确的词语，允许孩子在9岁时能够去感到惊

讶的词语。孩子们期待从我们这里得到这点。如果我们无法传递出来，我们真的毁了很多东西。

我们必须学会观察孩子，必须用我们的情感融入他们、深处其中，而不是满意地停留在外在试验里。情况确实如此，我们必须说，人的发展包括一个生命的明确进程，它开始于较低领域中的一个时刻，仿佛从语言中浮现出一句话：“我是一个‘我’”。一个人在童年相对早期学会对自己说“我”，但这种体验如梦一般，并且以这种梦幻的方式持续。然后孩子上小学。现在我们的任务正是去改变这种体验。毕竟孩子希望开始采取一个不同的方向。我们必须引导孩子进行艺术活动。当我们这样做了一段时间后，孩子会回溯他或她的生命，并再次到达学会对自己说“我”的时刻。然后孩子继续这个过程，随后经过青春期事件，再次经历这个时刻。

让孩子们在 9、10 岁时能够用赞叹、惊讶、敬仰的方式来看世界，我们就是帮助他们准备好进入这个过程。如果我们让他们的美感更加有意识，那么我们就帮助孩子们准备好在青春期和青春期之后学会正确地爱，让他们以正确的方式发展爱。爱并不局限于性；性只是爱的一个特殊方面。爱是可以延伸至一切，是行动的至深动力。我们应该去做我们爱做的事情。义务要与爱融合；我们应该喜

欢那些义不容辞要做的事情。并且只有我们跟随孩子的内在发展，这种爱才会以正确的方式发展。因此在整个小学阶段，我们必须注意正确地培养美感。真理感孩子们已经自己带来；美感，我们不得不上述方式去发展出来。

在孩子们入学之前学会说话这个事实中可以看出孩子们自带真理感。语言，仿佛包金真理和知识。如果希望了解世界，我们就需要语言。这一事实已经让像毛特纳（Mauthner）这样的人认为一切都已包含在语言中。毛特纳著有《语言批判论稿》，像他这样的人实际上相信，我们让人类超[^]，了学习说话这个点就会对人造成伤害。毛特纳写了《语言批判论稿》，因为他不相信世界，因为他坚信人类应该停留在孩童般的阶段、当他们学说话的时候。如果这个观点被普遍接受，那么我们将被留在与孩子学说话时候一致的灵性生活中。这种思维方式倾向于产生这样的人，即停留在刚学习说话的儿童阶段。如今其他的一切都作为无知而被拒绝。

现在重要的是我们能够用情感进入模仿的概念，然后理解在我们与孩子之间，为了发展出美感，作为基础的权威概念。如果我们在青春期之前能够设法做到，那么当孩子们开始倾向变得理想主义，良善的感觉才会得到正确发展。青春期之前，是经由我们，孩子们

有动力去做好事；经由相互的关系我们必须用这种方式影响孩子。对于 11、12、13 岁的女孩和男孩们，有必要让老师的权威在他们背后，让他们感受到当他们做一些好事时，老师的快乐和满足。而且他们应该避免坏的行为，因为他们感受到老师会失望。他们应该意识到老师的临在，并且以这种方式与他或她连接在一起。只有到了青春期时，他们才应该从老师那里将自己解放出来。

如果我们认为孩子上一年级就已经成熟了，如果我们鼓励他们一学会说话就表达自己的观点和判断——也就是，如果我们将一切基于直接感知（*Anschauung*）——那么我们就将孩子留在了刚学会说话的发展阶段，并且否定了他们任何进一步的发展。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自己没有致力于青春期的真实变化——那么孩子们就被滞留在以前习惯于经由我们的权威而去行事的状态中。将来他们将无法不依靠权威。孩子们必须首先经验到权威。然后在青春期时，他们必须能够成长超越权威，并且开始做出、并信赖自己的判断。

这时候我们真的必须与学生建立一种关系，让他们每个人都可以选择一位“英雄，仿效他登上奥林匹斯山的路径。”当然，这种改变会与不满、甚至痛苦相关联。不再依赖于老师为孩子们代表理想。老师必须认识到这种变化，并且采取相应的行动。在青春期之

前，老师能够告诉孩子们要做什么。现在学生们变得日益敏感地判断他们的老师、感受到老师们的弱点和缺点。我们必须有意识地去面对这种变化，必须留意到学生们对老师不当行为的批判。他们在这个年龄，对老师的态度格外敏感。但是，如果我们对学生的兴趣是真诚的、不以自我为中心的，那么我们将准确地记住他们情感中的这些可能，来进行教育和教学。并且这会给我们和他们之间带来自由的关系。

影响将会是，学生们健康地成长融入其，即由灵性世界作为一种传承赋予他们，因此他们能够与美以正确的方式融合、共同成长，因此他们能够在感官世界中学会喜，他们一生要发展和表达的善。如果只用抽象的方式来谈论真、美和善，没有在不同的年龄展现出与它们具体的关系，那真是一种罪恶。

我亲爱的朋友们，这样简短的反思当然只能给我们未来为我们所抱持的一小部分。我们只能逐渐地成长融入我们所被赋予的任务中。但是千真万确的是，我们应以某种方式理所当然地成长融入他们，前提是我们从心和灵的角度看待物质、感官感知的世界，让这样获得的力量引领我们的工作，并且在观察世界时，我们没有忘记人。这些事情我们必须做，尤其是作为年轻人信任的老师。

我们真的应该感觉自己是整个宇宙的一部分，在其中人的演化正发挥着重要作用。出于这个原因，我一直愿意在每学年初，看到我们的情感似乎被一种伟大任务的健康感觉所渗透，这样我们将可以完全谦卑地感觉自己是人演化过程中的传教士。在这个意义上，我一直希望这样的演讲也可以包含一些祈祷一样的元素，从而我们可以将自己提升至灵性，从而我们不是仅在智性层面唤醒、而是作为一种鲜活的实相去唤醒。愿我们对我们之间蔓延的灵有意识，它像渗透着心与灵的鲜活云朵；愿我们感受到经由新学年初所说的话语，感受到鲜活的灵得到召唤，当我们恳求祂们时，“帮助我们。在我们之中带来鲜活的灵性。植入我们的心(souls)和心脏(hearts)中，从而我们可以用正确的方式去工作。”

如果足够敏锐能够去欣赏，每学年初我们的话语应该也是一种情感体验，你将开放地接收到与我们演讲相关的意图。所以让我再给你们补充这个简短的冥想公式，是这样说的：

我们决心，让来自于灵性世界、在我们内在致力于成为人的内容，经由心与灵以及肉身一物质组织，注入我们的工作。